

梁
書

唐姚思廉撰

梁書

第一二冊
卷一七至卷四〇（傳）

中華書局

梁書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王珍國 馬仙琕 張齊

王珍國字德重，沛國相人也。父廣之，齊世良將，官至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珍國起家冠軍行參軍，累遷虎賁中郎將、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拯窮乏。齊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盜賊，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此真可謂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有如珍國者少矣。」復出爲安成內史。入爲越騎校尉，冠軍長史、鍾離太守。仍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還爲游擊將軍，以父憂去職。

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

軍，率兵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永泰元年，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距之。敬則平，遷寧朔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

義師起，東昏召珍國以衆還京師，入頓建康城。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爲王茂軍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時城中咸思從義，莫敢先發，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卽東昏於內殿斬之，與稷會尙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中書舍人裴長穆等奉東昏首歸高祖。以功授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珍國又固讓。敕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絹穀。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尙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復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天監初，封潁陽縣侯，邑千戶。除都官尙書，常侍如故。

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珍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魏軍退，班師。出爲使持節、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

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陽縣侯，戶邑如前。徵還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加後軍。頃之，復爲左衛將軍。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湘州刺史。視事四年，徵還爲護軍將軍，遷通直散騎常侍、丹陽尹。十四年，卒。詔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諡曰威。子僧度嗣。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也。父伯鸞，宋冠軍司馬。

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起家郢州主簿，遷武騎常侍，爲小將，隨齊安陸王蕭緬。緬卒，事明帝。永元中，蕭遙光、崔慧景亂，累有戰功，以勳至前將軍。出爲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會壽陽新陷，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克衆，魏人甚憚之。復以功遷寧朔將軍、豫州刺史。

義師起，四方多響應，高祖使仙琕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於軍斬仲賓以徇。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日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高祖笑而美之。俄而仙琕母卒，高祖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

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

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琚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琚曰：「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授輔國將軍、宋安安蠻二郡太守，遷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洽淮縣伯，邑四百戶，仍遷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俄進號貞威將軍。

魏豫州人白阜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會，^{〔一〕}自號平北將軍，推鄉人胡遜爲刺史，^{〔二〕}以懸瓠來降。高祖使仙琚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琚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魏中山王元英率衆十萬攻懸瓠，仙琚遣廣、會超等守三關。十二月，英破懸瓠，執齊苟兒，遂進攻馬廣，又破廣，生擒之，送雒陽。仙琚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遂進據三關。仙琚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出爲仁威司馬，府主豫章王轉號雲麾，復爲司馬，加振遠將軍。

十年，胸山民殺琅邪太守劉晰，^{〔三〕}以城降魏，詔假仙琚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琚與戰，累破之，昶遁走。仙琚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邑六百戶。十一年，遷持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汝陰太守。

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因成「琕」云。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爲之用，高祖雅愛仗之。在州四年，卒。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子巖夫嗣。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也。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垣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稷爲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稷甚相知重，以爲心腹，雖家居細事，皆以任焉。齊盡心事稷，無所辭憚。隨稷歸京師。稷爲南兗州，又擢爲府中兵參軍，始委以軍旅。

齊永元中，義師起，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居尙書省。義兵至，外圍漸急，齊日造王珍國，陰與定計。計定，夜引珍國就稷造膝，齊自執燭以成謀。明日，與稷、珍國卽東昏於內殿，齊手刃焉。明年，高祖受禪，封齊安昌縣侯，邑五百戶，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脩。

天監二年，還爲虎賁中郎將。未拜，遷天門太守，寧朔將軍如故。四年，魏將王足寇

巴、蜀，高祖以齊爲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走，齊進戍南安。七年秋，使齊置大劍、寒冢二戍，軍還益州。其年，遷武旅將軍、巴西太守，尋加征遠將軍。十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蠻蜒，抄斷江路，攻破金井。齊討景和於平昌，破之。

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又立臺傳，興冶鑄，以應贍南梁。

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十二年，魏將傅豎眼寇南安，齊率衆距之，豎眼退走。十四年，遷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是歲，葭萌人任令宗因衆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歸款。益州刺史鄱陽王遣齊帥衆三萬，督南梁州長史席宗範諸軍迎令宗。十五年，魏東益州刺史元法僧遣子景隆來拒齊師，南安太守皇甫謐及宗範逆擊之，大破魏軍於葭萌，屠十餘城，魏將丘突、王穆等皆降。而魏更增傅豎眼兵，復來拒戰，齊兵少不利，軍引還，於是葭萌復沒於魏。

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晝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旣爲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類也。

十七年，遷持節、都督南梁州諸軍事、智武將軍、南梁州刺史。普通四年，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而卒，時年六十七。追贈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賻錢十萬，布百匹。諡曰壯。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末咸爲列將，擁強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有異焉。胄、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爲之傳。

校勘記

〔一〕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五年」南史作「天監二年」。按：通鑑梁武帝天監二年三月，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將入寇；三年二月，任城王澄攻鍾離。又下文「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通鑑繫之於天監四年，是在天監五年以前。則此「五年」當是「二年」之誤。

〔二〕魏豫州人白阜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白阜生」、「司馬慶曾」，魏書宣武帝紀作「白阜生」、「司馬悅」，通鑑皆從魏書。

〔三〕推鄉人胡遜爲刺史「遜」各本作「遊」，據本書武帝紀改。

〔四〕胸山民殺琅邪太守劉晰「晰」各本譌「昕」，據南史及魏書盧昶傳改。

〔五〕張齊字子響「響」南史作「嚮」。

梁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爲直閣，後出補竟陵橫桑戍主。永元初，母喪歸葬於鄉里。聞義師起，馳歸高祖，板爲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軍主。師次漢口，高祖使惠紹與軍主朱思遠遊遏江中，斷郢、魯二城糧運。郢城水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十挑戰，惠紹擊破，斬難當，盡獲其軍器。義師次新林、朱雀，惠紹累有戰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前軍、直閣、左細仗主。高祖踐阼，封石陽縣侯，邑五百戶。遷驍騎將軍，直閣、細仗主如故。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以功增邑二百戶，遷太子右衛率。

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惠紹與冠軍長史胡辛生、寧朔將軍張豹子攻宿預，執城主馬成

龍，送于京師。使部將藍懷恭於水南立城爲犄角。俄而魏援大至，敗陷懷恭，惠紹不能守，是夜奔還淮陰，魏復得宿預。六年，魏軍攻鍾離，詔左衛將軍曹景宗督衆軍爲援，進據邵陽，惠紹與馮道根、裴邃等攻斷魏連橋，短兵接戰，魏軍大潰。以功增邑三百戶，還爲左驍騎將軍。尋出爲持節、都督北兗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兗州刺史。魏宿預、淮陽二城內附，惠紹撫納有功，進號智武將軍，益封二百戶。入爲衛尉卿，遷左衛將軍。出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

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甲仗百人，直衛殿內。十八年，卒，時年六十三。詔曰：「張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勲義始，績聞累任。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彰勲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匹，蠟二百斤。諡曰忠。」子澄嗣。

澄初爲直閣將軍，丁父憂，起爲晉熙太守，隨豫州刺史裴邃北伐，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當時之驍將。〔二〕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諡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

還以進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里。郡召爲主簿，辭不就。年十六，鄉人蔡道斑爲湖陽戍主，道斑攻蠻錫城，反爲蠻所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殺傷甚多，道斑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衆復爭之。師入洧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洧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鄼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軍人夜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尋爲洧口戍副。

永元中，以母喪還家。聞高祖起義師，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時有蔡道福爲將從軍，高祖使道根副之，皆隸於王茂。茂伐沔，攻郢城，克加湖，道根常爲前鋒陷陳。會道福卒於軍，高祖令道根并領其衆。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高祖卽位，以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邑二百戶。領文德帥，遷游擊將軍。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反，道根隨王茂討平之。

天監二年，爲寧朔將軍、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脩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脩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

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是時魏分兵於大小峴、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於是糧運既絕，諸軍乃退。遷道根輔國將軍。

豫州刺史韋叡圍合肥，克之，道根與諸軍同進，所在有功。六年，魏攻鍾離，高祖復詔叡救之，道根率衆三千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四〕}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攻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益封三百戶，進爵爲伯。還遷雲騎將軍、領直閣將軍，改封豫寧縣，戶邑如前。累遷中權中司馬、右游擊將軍、武旅將軍、歷陽太守。八年，遷貞毅將軍、假節、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五〕}爲政清簡，境內安定。十一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十三年，出爲信武將軍、宣惠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十四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右游擊將軍，領朱衣直閣。十五年，爲右衛將軍。

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讙譁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高祖嘗指道根示尙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處州郡，和理清靜，爲部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

十六年，復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將行，高祖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工視道根，使圖其形像。道根踟躇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高祖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居州少時，遇疾，自表乞還朝，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既至疾甚，中使累加存問。普通元年正月，卒，時年五十八。是日輿駕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高祖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禭之。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卽幸其宅，哭之甚慟。詔曰：「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諡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爲黔首，其後卽以康爲姓。晉時隴右亂，康氏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于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父元隆，父元撫，並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

絢少倜儻有志氣，齊文帝爲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絢特以才力召爲西曹書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請。文帝在東宮，以舊恩引爲直後，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振威將軍、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遷前軍將軍，復爲華山太守。

永元元年，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師方圍張沖於郢城，曠日持久，東昏將吳子陽壁于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力攻屠之。自是常領遊兵，有急應赴，斬獲居多。天監元年，封南安縣男，〔六〕邑三百戶。除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魏圍梁州，刺史王珍國使請救，絢以郡兵赴之，魏軍退。七年，司州三關爲魏所逼，詔假絢節、武旅將軍，率衆赴援。九年，遷假節、

督北兗州緣淮諸軍事、振遠將軍、北兗州刺史。及朐山亡徒以城降魏，絢馳遣司馬霍奉伯分軍據嶮，魏軍至，不得越朐城。明年，青州刺史張稷爲土人徐道角所殺，絢又遣司馬茅榮伯討平之。徵驃騎臨川王司馬，加左驍騎將軍，尋轉朱衣直閤。十三年，遷太子右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

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

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高祖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並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嶠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鍤鋤，數千萬斤，沉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尙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之，并加蠲復。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

八，高祖復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二月，魏遣其尚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戰，〔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衛將軍昌義之、太僕卿魚弘文、〔直閣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人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於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壟。

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於境，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每事輒先諮焉，由是遂譖絢與魏交通，高祖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以絢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增封二百戶。絢還後，豹子不脩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決，奔流于海，祖暉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爲嚴政。〔二〇〕

十八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護軍韋叡、太子右衛率周捨直殿省。普通

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時年五十七。輿駕卽日臨哭。贈右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諡曰壯。

綯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月見省官縊縷，輒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齊代隨曹虎征伐，累有戰功。虎爲雍州，以義之補防閣，出爲馮翊戍主。及虎代還，義之留事高祖。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遇之。義之起，板爲輔國將軍、軍主，除建安王中兵參軍。時竟陵芋口有邸閣，高祖遣驅，每戰必捷。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新亭，并朱雀航力戰，斬獲尤多。建康城平，以爲直閣將軍、馬右夾轂主。天監元年，封永豐縣侯，邑五百戶。除驍騎將軍。出爲盱眙太守。二年，遷假節、督北徐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魏寇州境，義之擊破之。三年，進號冠軍將軍，增封二百戶。

四年，大舉北伐，揚州刺史臨川王督衆軍軍洛口，義之以州兵受節度，爲前軍，攻魏梁城，克之。五年，高祖以征役久，有詔班師，衆軍各退散，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

頭，城內糧儲，魏悉移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無復南向。」高祖曰：「不然，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土匠脩營鍾離城，「二」敕義之爲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其安樂王元道明、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西岸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以攻城。時城中衆纔三千人，義之督帥，隨方抗禦。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自後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進之，俄而塹滿。英與大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土輒頽落。「三」義之乃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處，輒馳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者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

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韋叡帥衆二十萬救焉，既至，與魏戰，大破之，英、大眼等各脫身奔走。義之因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斬首俘生，不可勝計。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增封二百戶，遷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未拜，改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坐禁物出藩，爲有司所奏免。其年，補朱衣直閣，除左驍騎將軍，直閣如故。遷太子右衛率，領越騎校尉，假節。八年，出爲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遠將軍、湘州刺史。九年，以本號還朝，俄爲司空、臨川王司馬，將軍如故。十年，遷右

衛將軍。十三年，徙爲左衛將軍。

是冬，高祖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明年，魏遣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欲決堰，詔假義之節，帥太僕卿魚弘文、直閣將軍曹世宗、徐元和等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李平攻峽石，圍直閣將軍趙祖悅，義之又率朱衣直閣王神念等救之。時魏兵盛，神念攻峽石浮橋不能克，故援兵不得時進，遂陷峽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高祖以其功臣，不問也。

十五年，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威將軍、湘州刺史。其年，改授都督北徐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北徐州刺史。義之性寬厚，爲將能撫御，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民安之。俄給鼓吹一部，改封營道縣侯，邑戶如先。普通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鼓吹如故。四年十月，卒。高祖深痛惜之，詔曰：「護軍將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幹略沉濟，志懷寬隱，誠著運始，効彰邊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并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賻錢二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諡曰烈。」

子寶業嗣，官至直閣將軍、譙州刺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羣盜焚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合肥、邵陽之逼，而道根、義之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校勘記

〔一〕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當時之驍將。「胡紹世」，夏侯亶傳作「明紹世」。「魚弘」各本作「魚弘文」。按：夏侯亶傳南史張紹惠傳及冊府元龜三五二並作「魚弘」。「文」字衍，今據刪。下同。

〔二〕鄉人蔡道斑爲湖陽戍主。「斑」南史及冊府元龜八四七作「班」。

〔三〕師入洧口。「洧口」各本皆作「洧均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洧當作洧。均字乃後人旁注，而傳寫者誤入正文。」按：王說是。洧口卽水經沔水注之均口，爲洧水入沔之口。下文「洧均水迅急」，「洧均口戍副」，皆當作「洧水迅急」，「洧口戍副」，今並改正。

〔四〕計馬足以賦功。「馬」，各本脫。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三五二補。

〔五〕領汝陰太守。「汝陰」當作「南汝陰」。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是時豫州治合肥，南汝陰郡亦僑置於合肥。馮道根傳領汝陰太守，亦當爲南汝陰，史缺南字耳。」

〔六〕封南安縣男。「南安」南史及冊府元龜七六五作「南陽」。

〔七〕明年青州刺史張稷爲土人徐道角所殺。張森楷梁書校勘記：「案武帝紀及張稷傳，稷以十二年見殺，非十年也。此於九年下接之，明年則似十年矣，非也。」

〔八〕十二月魏遣其尙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戰。通鑑天監十五年：「康絢已擊魏兵，却之。」考異：

「按魏帝紀，此年正月乃遣李平節度諸軍，絢傳誤也。曇定卽平字也。」

〔九〕太僕卿魚弘文。「魚弘文」亦疑爲「魚弘」之譌。然魚弘傳不載其爲太僕卿。

〔一〇〕號爲嚴政。「政」南史作「整」。

〔一一〕乃遣土匠脩營鍾離城。「土匠」疑「工匠」之譌。

〔一二〕所值城土輒頽落。「土」各本作「上」。按下文有「義之乃以泥補缺」，則「上」字顯係「土」字之譌，今改正。

梁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宗夬 劉坦 樂藹

宗夬字明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江陵。祖炳，宋時徵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

夬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歷臨川王常侍、驃騎行參軍。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永明中，與魏和親，敕夬與尚書殿中郎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

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夬管書記，夬既以筆札被知，亦以貞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及太孫卽位，多失德，夬頗自疏，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隆昌末，少帝見誅，寵舊多罹其禍，惟夬及傳昭以清正免。

明帝卽位，以夔爲郢州治中，有名稱職，以父老去官還鄉里。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引爲別駕。義師起，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別駕如故。時西土位望，惟夔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信，故領軍將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每事諮焉。高祖師發雍州，穎胄遣夔出自楊口，面稟經略，並護送軍資，高祖甚禮之。中興初，遷御史中丞，夔以父憂去職。起爲冠軍將軍、衛軍長史。天監元年，遷征虜長史、東海太守，將軍如故。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是冬，遷五兵尙書，參掌大選。三年，卒，時年四十九。子曜卿嗣。夔軍事。

夔從弟岳，有名行，州里稱之，出於夔右。仕歷尙書庫部郎，郢州治中，北中郎錄事參軍。劉坦字德度，南陽安衆人也，晉鎮東將軍喬之七世孫。坦少爲從兄虬所知。齊建元初，爲南郡王國常侍，尋補孱陵令，遷南中郎錄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

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長流。義師起，遷諮議參軍。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謂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城，軍民足食，則無踰老

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遂從之。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下車簡選堪事吏，分詣十郡，悉發人丁，運租米三十餘萬斛，致之義師，資糧用給。

時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五〕}邵陵人逐其內史褚洊，永陽人周暉起兵攻始安郡，並應僧粲。桂陽人邵曇弄、鄧道介報復私讎，因合黨亦同焉。僧粲自號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永陽人周舒爲謀主，師于建寧。自是湘部諸郡，悉皆蜂起，惟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遣將尹法略距僧粲，相持未決。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謀應僧粲，^{〔六〕}要結士庶數百人，皆連名定計，刻日反州城。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卽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其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則還州，羣賊始散。

天監初，論功封荔浦縣子，邑三百戶。遷平西司馬、新興太守。天監三年，遷西中郎長史，^{〔七〕}卒，時年六十二。子泉嗣。

樂藹字蔚遠，南陽涇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尙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

宋建平王景素爲荊州刺史，辟爲主簿。景素爲南徐州，復爲征北刑獄參軍，遷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起焉。時齊豫章王嶷爲武陵太守，雅善藹爲政，及嶷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趾，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按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嶷還都，以藹爲太尉刑獄參軍，典書記，遷枝江令。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

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旣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藹，問以西事，藹上對詳敏，帝悅焉。用爲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藹還州，繕脩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以爲自晉王忱移鎮以來府舍，〔六〕未之有也。九年，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州故吏，〔七〕建碑墓所。累遷車騎平西錄事參軍、步兵校尉，求助戍西歸。

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議參軍。義師起，蕭穎胄引藹及宗族、劉坦，任以經略。梁臺建，遷鎮軍司馬、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時營造器甲，舟艦軍糧，及朝廷儀憲，悉資藹焉。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左丞如故。和帝東下，道兼衛尉卿。

天監初，遷驍騎將軍、領少府卿；俄遷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藹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

二年，出爲持節、督廣交越三州諸軍、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道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之，誅元瑜。尋進號征虜將軍，卒官。

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虬，亦明識有禮訓。藹爲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西土稱之。

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法才少遊京師，造沈約，約見而稱之。齊和帝爲相國，召爲府參軍，鎮軍蕭穎胄辟主簿。梁臺建，除起部郎。天監二年，藹出鎮嶺表，法才留任京邑，遷金部郎，父憂去官。服闋，除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本州別駕。入爲通直散騎侍郎，復掌通事，遷尚書右丞。晉安王爲荊州，重除別駕從事史。復徵爲尚書右丞，出爲招遠

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卽日遷太舟卿。〔二〕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俸受名，辭不拜。俄轉雲騎將軍、少府卿。出爲信武長史、江夏太守。因被代，表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表。皇太子以法才舊臣，累有優令，召使東下，未及發而卒，時年六十三。

陳吏部尙書姚察曰：蕭穎胄起大州之衆以會義，當其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鎮也。經營締構，蓋有力焉。方面之功，坦爲多矣；當官任事，藹則兼之。咸登寵秩，宜乎！

校勘記

〔一〕祖炳「炳」字，各本作「景」，姚思廉避唐諱所改。宗炳，字少文，見宋書隱逸傳。南史避唐諱，稱少文而不名。今改回。

〔二〕中興初遷御史中丞「中興」各本作「天興」。按：齊無天興年號。齊和帝中興元年三月，蕭衍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銜命勞軍，見本書庾域傳及通鑑。今據改。

〔三〕子曜卿嗣 上文不言宗夬封爵，此言「嗣」，如「嗣」字不是衍文，即上有脫文。

〔四〕南陽安衆人也 按：晉書劉喬傳：「喬，南陽人。」南齊書、南史劉虬傳並云：「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南齊書州郡志，南陽郡領縣七，有涅陽，無安衆。此南陽安衆當就其漢世郡望而言。

〔五〕時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至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 「安成太守」，通鑑和帝中興元年紀作「安成內史」。「始興內史」，南齊書蕭穎胄傳作「湘東內史」。

〔六〕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謀應僧粲 通鑑和帝中興元年紀同。胡注：「按當時州府官屬無鎮軍之稱，此必梁書之誤。」

〔七〕遷西中郎長史 「長史」二字，各本皆脫，據南史補。

〔八〕荆部以爲自晉王忱移鎮以來府舍 「忱」各本作「悅」。按：晉荊州刺史有王忱，無王悅，今改正。

〔九〕率荆湘二州故吏 「二州」各本作「二牧」，據南史改。

〔一〇〕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 「法」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一一〕即日遷太舟卿 「太舟卿」各本作「太府卿」，據南史改。按：梁天監七年官制，太府卿十三班，少府卿十一班，太舟卿九班，以班多者爲貴。下文「俄轉少府卿」，明應由太舟卿轉，不應由太府卿降。

梁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劉季連 陳伯之

劉季連字惠續，彭城人也。父思考，以宋高祖族弟顯於宋世，位至金紫光祿大夫。

季連有名譽，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悉誅宋室近屬，將及季連等，太宰褚淵素善之，固請乃免。

建元中，季連爲尙書左丞。永明初，出爲江夏內史，累遷平南長沙內史，冠軍長史、廣陵太守，並行府州事。入爲給事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建武中，又出爲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時明帝諸子幼弱，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遙欣之鎮江陵也，意寄甚隆；而遙欣至州，多招賓客，厚自封殖，明帝甚惡之。季連族甥琅邪王會爲遙欣諮議參軍，美容貌，頗才辯，遙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座與遙欣競侮季

連，季連憾之，乃密表明帝，稱遙欣有異迹，明帝納焉，乃以遙欣爲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連，四年，以爲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宋世爲益州，貪鄙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善待季連。季連下車，存問故老，撫納新舊，見父時故吏，皆對之流涕。辟遂寧人龔愜爲府主簿。愜，龔穎之孫，累世有學行，故引焉。

東昏卽位，永元元年，徵季連爲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連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自驕矜。本以文吏知名，性忌而褊狹，至是遂嚴愎酷狠，士人始懷怨望。其年九月，季連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李託豫知之，設備守險，買與戰不利，還州，郡縣多叛亂矣。是月，新城人趙續伯殺五城令，_三遂始平太守。十月，晉原人樂寶稱、李難當殺其太守，寶稱自號南秦州刺史，難當益州刺史。十二月，季連遣參軍崔茂祖率衆二千討之，齎三日糧。值歲大寒，羣賊相聚，伐樹塞路，軍人水火無所得，大敗而還，死者十七八。明年正月，新城人帛養逐遂寧太守譙希淵。三月，巴西人雍道晞率羣賊萬餘逼巴西，去郡數里，道晞稱鎮西將軍，號建義。巴西太守魯休烈與涪令李膺嬰城自守，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率衆五千救之。奉伯至，與郡兵破擒道晞，斬之涪市。奉伯因獨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李膺止之曰：「卒情將驕，乘勝履險，非良策也。不如小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衆入山，大敗而出，遂奔還州。六月，江陽人程延期反，殺

太守何法藏。魯休烈懼不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又反，有衆二萬，出廣漢，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我玉印，當王蜀。」愚人從之者甚衆。季連進討之，遣長史趙越常前驅。兵敗，季連復遣李奉伯由涪路討之。奉伯別軍自潺亭與大軍會於城，進攻其柵，大破之。

時會稽人石文安字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爲尚書左丞，出爲江夏內史，又代季連入爲御史中丞，與季連相善。子仲淵字欽回，聞義師起，率鄉人以應高祖。」天監初，拜郢州別駕，從高祖平京邑。

明年春，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弟通直郎子淵及季連二子使蜀，喻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高祖以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爲南郡之時，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爲季連府都錄，無賴小人，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叛以免。至是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府庫必多耗失，劉益州臨歸空竭，豈辦復能遠遣候遞。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也，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爲巴西郡，留三子爲質，季連許之。頃之，季連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皇后令，

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李膺。膺、士略並不受使。使歸，元起收兵於巴西以待之，季連誅士略三子。

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戰。兵交，互有得失，久之，奉伯乃敗退還成都。季連驅略居人，閉城固守。元起稍進圍之。是冬，季連城局參軍江希之等謀以城降，不果，季連誅之。蜀中喪亂已二年矣，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亦無所糴，餓死者相枕。其無親黨者，又殺而食之。季連食粥累月，飢窘無計。二年正月，高祖遣主書趙景悅宣詔降季連，季連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於城外，餓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并諸渠帥，送季連還京師。季連將發，人莫之視，惟龔愷送焉。

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

季連既至，詣闕謝，高祖引見之。季連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顙，以至高祖前。高祖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乎？」季連復稽顙謝。赦爲庶人。四年正月，因出建陽門，爲蜀人蘭道恭所殺。季連在蜀，殺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報復焉。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獼皮冠，帶刺刀，候伺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杖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伐嘗自隨。

齊安陸王子敬爲南兗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歐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勲累遷爲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邑五百戶。

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說伯之，卽以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僞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及其猶豫，宜逼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衆俱下。伯之頓籬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

祖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戶，遣還之鎮。

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

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永忠記室參軍。河南褚縉，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爲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互能自致，惟縉獨不達。高祖卽位，縉頻造尙書范雲，雲不好縉，堅距之。縉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遽滅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之愚闇，恣行姦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

伯之之子虎牙，時爲直閣將軍，高祖手疏龍符罪，親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之並不受命。答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鄧繕事有績効，臺所遣別駕，請以爲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饑流，此萬代

一時也，機不可失。」縉、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敕，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今便纂嚴備辦。」使縉詐爲蕭寶夤書，以示僚佐。於廳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飲，長史已下次第歃血。縉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衆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便可召爲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縉爲尋陽太守，加討逆將軍，永忠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大雷。大雷戍主沈慧休，鎮南參軍李延伯。又遣鄉人孫隣、李景受龍符節度，隣爲徐州，景爲郢州。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距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廳事前。伯之聞叫聲，自率出盪，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

初，元沖起兵，要尋陽張孝季，孝季從之。既敗，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郎氏，蠟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安、莊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聞茂來，謂縉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

不憂不濟也。」乃留鄉人唐蓋人守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下。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緒、縉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

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

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鸛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今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

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

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鸞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

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爲魏人所殺。

伯之既至，以爲使持節、都督西豫州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邑千戶。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

褚縉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縉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習亂然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羣盜又誣而奪之，安能長久矣。

校勘記

〔一〕累遷平南長沙內史 張森楷校勘記：「『平南』下疑脫『長史』二字。平南乃將軍號，非郡，不當有內史。」

〔二〕新城人趙續伯殺五城令 按下文「巴西人趙續伯又反」，前後互異。又南史及太平御覽八二一皆謂趙續伯是巴西人。

〔三〕時會稽人石文安字守休 「字」字各本脫，據冊府元龜八八二補。

梁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

子訓

王泰

王份

孫錫

僉

張充

柳惲

蔡擢

江蒨

王瞻字思範，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從孫也。祖柳，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

瞻幼時輕薄，好逸遊，爲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棊射尤善。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主簿、太子洗馬。頃之，出爲鄱陽內史，秩滿，授太子中舍人。又爲齊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王甚相賓禮。南海王爲護軍將

軍，瞻爲長史。又出補徐州別駕從事史，遷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瞻潔己爲政，妻子不免飢寒。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徵拜給事黃門侍郎，撫軍建安王長史，御史中丞。

高祖霸府開，以瞻爲大司馬相國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爲侍中，遷左民尚書，俄轉吏部尚書。瞻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瞻，不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尋加左軍將軍，以疾不拜，仍爲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九。諡康侯。子長玄，著作佐郎，早卒。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曇首，宋左光祿大夫、豫寧文侯；父僧虔，齊司空、簡穆公，並有重名。

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一〕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太尉行參軍，太子舍人，武陵王文學。褚淵爲司徒，引志爲主簿。淵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鎮北竟陵王功曹史、安陸南

郡二王友。入爲中書侍郎。尋除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志所訟地遂爲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歎服之。視事三年，齊永明二年，入爲侍中，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不受，改領右衛將軍。

義師至，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僞悶，不署名。高祖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以志爲右軍將軍、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遷散騎常侍、中書令。

天監元年，以本官領前軍將軍。其年，遷冠軍將軍、丹陽尹。爲政清靜，去煩苛。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旣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游擊將軍。志爲中書令，及居京尹，便懷止足。常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遷前將軍、太常卿。六年，出爲雲麾將軍、安西始興王長史、南

郡太守。明年，遷軍師將軍、平西鄱陽郡王長史、江夏太守，並加秩中二千石。九年，遷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十二年，卒，時年五十四。

志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

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三」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轆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高祖厚賻賜之，追諡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並知名。

王峻字茂遠，琅邪臨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於宋世，位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祖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父秀之，吳興太守。

峻少美風姿，善舉止。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累遷中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邵陵王文學，太傅主簿。府主齊竟陵王子良甚相賞遇。遷司徒主簿，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建安王友。出爲寧遠將軍、桂陽內史。會義師起，上流諸郡多相驚擾，峻閉門靜坐，一郡帖然，百姓賴之。

天監初，還除中書侍郎。高祖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俄遷吏部，當官不稱職，轉征虜安成王長史，又爲太子中庶子、游擊將軍。出爲宣城太守，爲政清和，吏民安之。視事三年，徵拜侍中，遷度支尚書。又以本官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事畢，出爲征遠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尋爲智武將軍、鎮西長史、蜀郡太守。還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遷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

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世之情既薄故也。峻爲侍中以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久之，以疾表解職，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六，諡惠子。

子琮，玩。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縣主，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

王陳字思晦，琅邪臨沂人。父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

陳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文憲作宰，賓客盈門，見陳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改授晉安王文

學，遷廬陵王友、祕書丞。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陳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闕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幸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琅邪王陳，年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

高祖霸府開，引爲戶曹屬，遷司徒左長史。天監元年，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入爲侍中。出爲寧朔將軍、中軍長史。又爲侍中，領射聲校尉，遷五兵尚書，加給事中。出爲晉陵太守。徵爲吏部尚書，俄領國子祭酒。陳名公子，少致美稱，及居選曹，職事脩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衆頗謂爲刻薄。遷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復遷左僕射，以母憂去官。_{〔三〕}起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還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通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軍，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

襲，錢十萬，布百匹。諡曰靖。有四子，訓、承、穉、訢，並通顯。

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見而奇之。年十三，陳亡憂毀，家人莫之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補國子生，射策高第，除祕書郎，遷太子舍人、祕書丞。轉宣城王文學、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俄遷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

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爲後進領袖。在春宮特被恩禮。以疾終於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諡溫子。

王泰字仲通，志長兄慈之子也。慈，齊時歷侍中、吳郡，知名在志右。

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上，羣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既長，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愠之色。起家爲著作郎，不拜，改除祕書郎，遷前將軍法曹行參軍、司徒東閣祭酒、車騎主簿。

高祖霸府建，以泰爲驃騎功曹史。天監元年，遷祕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爲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頃之，遷中書侍郎。出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居職有能名。復徵中書侍郎，敕掌吏部郎事。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並掌吏部如故，俄卽眞。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通關求，吏先至者卽補，不爲貴賤請囑易意，天下稱平。累遷爲廷尉，司徒左長史。出爲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徵爲寧遠將軍，安右長史，俄遷侍中。尋爲太子庶子、領步兵校尉，復爲侍中。仍遷仁威長史、南蘭陵太守，行南康王府、州、國事。王遷職，復爲北中郎長史、行豫章王府、州、國事，太守如故。入爲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士多懷泰，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五。諡夷子。

初泰無子，養兄子祁，晚有子廓。

王份字季文，琅邪人也。祖僧朗，宋開府儀同三司、元公。〔父粹，黃門侍郎。〕

份十四而孤，解褐車騎主簿。出爲寧遠將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

獨往致慟，由是顯名。遷太子中舍人，太尉屬。出爲晉安內史。累遷中書侍郎，轉大司農。份兄奐於雍州被誅，奐子肅奔于魏，份自拘請罪，齊世祖知其誠款，喻而遣之。屬肅屢引魏人來侵疆場，世祖嘗因侍坐，從容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斂容對曰：「肅旣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尋除寧朔將軍、零陵內史。徵爲黃門侍郎，以父終於此職，固辭不拜，遷祕書監。

天監初，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尙書。高祖嘗於宴席問羣臣曰：「朕爲有爲無？」份對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高祖稱善。出爲宣城太守，轉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北中郎豫章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南徐府州事。遷太常卿、太子右率、散騎常侍，侍東宮，除金紫光祿大夫。復爲智武將軍、南康王長史，秩中二千石。復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南徐州大中正，給親信二十人。遷尙書左僕射，尋加侍中。

時脩建二郊，份以本官領大匠卿，遷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加親信爲四十人。遷侍中、特進、左光祿，復以本官監丹陽尹。普通五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九。詔贈本官，賻錢四十萬，布四百匹，蠟四百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諡胡子。

長子琳，字孝璋，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建安王法曹，司徒東閣祭酒，南平王文學。尙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侍郎，衛軍謝朓長史，員外散騎常侍。出爲明威將軍、

東陽太守，徵司徒左長史。

錫字公嘏，琳之第二子也。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常獨留不起。年七八歲，猶隨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常爲朝士說之。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公主每節其業，爲飾居宇。雖童稚之中，一無所好。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與范陽張伯緒齊名，俱爲太子舍人。丁父憂，居喪盡禮。服闋，除太子洗馬。時昭明尙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馬王錫、祕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以戚屬封永安侯，除晉安王友，稱疾不行，敕許受詔停都。王冠日，以府僚攝事。

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使中書舍人朱异接之，預讌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對曰：「异所以得接賓宴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尙，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敕即使於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歎挹。佗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

轉中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尙書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

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中大通六年正月，卒，時年三十六。贈侍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諡貞子。子泛、湜。

僉字公會，錫第五弟也。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策高第，除長兼秘書郎中，^{〔七〕}歷尚書殿中郎，太子中舍人，與吳郡陸襄對掌東宮管記。出爲建安太守。山會方善，謝稀聚徒依險，屢爲民患，僉潛設方略，率衆平之，有詔褒美，頒示州郡。除武威將軍、^{〔八〕}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寧遠將軍、南康內史，屬循墟作亂，^{〔九〕}復轉僉爲安成內史，以鎮撫之。還除黃門侍郎，尋爲安西武陵王長史、蜀郡太守。僉憚岨嶮，固以疾辭，因以黜免。久之，除戎昭將軍、尚書左丞，復補黃門侍郎，遷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太清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四十五。贈侍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承聖三年，世祖追詔曰：「賢而不伐曰恭，諡恭子。」

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

逸游。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縱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起家撫軍行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武帝皆取決焉。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爲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而慍，因與儉書曰：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邪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輶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魚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途不一。充故以圓行方止，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書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影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慚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陽狂隴畔者，實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遭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負舉，韞輶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味於澠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謝焉。

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

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朝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尙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

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遊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晨；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

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

關山復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儉言之武帝，免充官，廢處久之。後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慧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入爲中書侍郎，尋轉給事黃門侍郎。

明帝作相，以充爲鎮軍長史。出爲義興太守，爲政清靜，民吏便之。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中庶子，遷侍中。

義師近次，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慮禍，或往來酣宴，充獨居侍中省，不出閤。城內旣害東昏，百官集西鍾下，召充不至。

高祖霸府開，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梁王國郎中令、祠部尚書、領屯騎校尉，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天監初，除太常卿。尋遷吏部尚書，居選稱爲平允。俄爲散騎常侍、雲騎將軍。尋除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徵拜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轉左衛將軍，祭酒如故。入爲尚書僕射，頃之，除雲麾將軍、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舊莫不欣悅。以疾自陳，徵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未及還朝，十三年，卒于吳，時年六十六。詔贈侍中、護軍將軍。諡穆子。子最嗣。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居，瀹深所友愛。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累遷太子洗馬，父憂去官。服闋，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

高祖至京邑，惲候謁石頭，以爲冠軍將軍、征東府司馬。時東昏未平，士猶苦戰，惲上牋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祖寬大愛民之義，高祖從之。會蕭穎胄薨于江陵，使惲西上迎和帝，仍除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遷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二〕}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

惲立行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爲詩曰：「亭臬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元長見而嗟賞，因書齋壁。至是預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深爲高祖所美。當時咸共

稱傳。

惲善奕棊，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棊譜，第其優劣。二年，出爲吳興太守。六年，徵爲散騎常侍，遷左民尚書。八年，除持節、都督廣交桂越四州諸軍事、仁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徵爲祕書監，領左軍將軍。復爲吳興太守六年，爲政清靜，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天監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三。贈侍中、中護軍。〔三〕

惲旣善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

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曰：「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太子舍人，洗馬，廬陵、鄱陽內史。大寶元年，卒。

蔡擢字景節，濟陽考城人。父興宗，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有重名前代。

擢少方雅退默，與兄寅俱知名。選補國子生，舉高第，爲司徒法曹行參軍。齊左衛將軍王儉高選府僚，以擢爲主簿。累遷建安王文學，司徒主簿、左西屬。明帝爲鎮軍將軍，引

爲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爲侍中，遷臨海太守，坐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吳興太守。

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衆攻宣城，〔四〕殺太守朱僧勇，因轉屠旁縣，踰山寇吳興，所過皆殘破，衆有二萬，奄襲郡城。東道不習兵革，吏民恒擾奔散，並請擢避之。擢堅守不動，募勇敢固郡。承伯盡銳攻擢，擢命衆出拒，戰於門，應手摧破，臨陣斬承伯，餘黨悉平。加信武將軍。徵度支尚書，遷中書令。復爲信武將軍、晉陵太守。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遷吏部尚書，居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祕書監，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普通二年，出爲宣毅將軍、吳郡太守。四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宣惠將軍。諡康子。

子彥熙，歷官中書郎，宣城內史。

江蒨字彥標，濟陽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敷，齊太常卿，並有重名於前世。

蒨幼聰警，讀書過目便能諷誦。選爲國子生，通尚書，舉高第。起家祕書郎，累遷司徒東閣祭酒、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於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墓所。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司徒左西屬，（三）太子中舍人，祕書丞。出爲建安內史，視事朞月，義師下次江州，遣寧朔將軍劉譏之爲郡，蒨帥吏民據郡拒之。及建康城平，蒨坐禁錮，俄被原，起爲後軍臨川王外兵參軍。累遷臨川王友，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黃門侍郎，領南兗州大中正。遷太子中庶子，中正如故。轉中權始興王長史。出爲伏波將軍、晉安內史。在政清約，務在寬惠，吏民便之。詔徵爲寧朔將軍、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頃之，遷太尉臨川王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右將軍。

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在位者並宿士敬之，惟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第七兒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常侍，不拜。是時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二）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爲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

初，王泰出閣，高祖謂勉云：「蒨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

高祖乃止。遷光祿大夫。大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本官。諡肅子。

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

子杯，經在孝行傳。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袁相襲，勒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爲盛族矣。王瞻等承藉茲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實號廉平。柳惔以多藝稱，蔡搏以方雅著，江蒨以風格顯，俱爲梁室名士焉。

校勘記

〔一〕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安固」南史作「固安」。

〔二〕倪慶因相攜請罪。「慶」百衲本、南監本、汲古閣本、金陵局本俱脫。「因」北監本、殿本並脫。
南史作「倪慶因相攜請罪」，是，今據補。

〔三〕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蕃」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九三作「糞」。

〔四〕子琮玩 南史無「玩」字。疑「玩」字是衍文。

〔五〕復遷左僕射以母憂去官 「左僕射」各本作「右僕射」。按：上文已遷尚書右僕射，不應復遷右僕射，且下文又謂「還爲侍中、尚書左僕射」，明「右」是「左」之譌。本書武帝紀普通元年亦作「尚書左僕射王暕以母憂去職」。今據改。

〔六〕祖僧朗宋開府儀同三司元公 「僧朗」各本譌「續明」或「續朗」。據南史王彧傳改。

〔七〕除長兼秘書郎中 「長」下各本皆有「史」字。張森楷梁書校勘記：「長史當有府，不應徒稱，此史字疑誤衍文。」今刪。

〔八〕除武威將軍 「武威」原作「威武」。按隋書百官志敍梁官制，有武威將軍，無威武將軍，「威武」二字必是誤倒，今乙正。

〔九〕屬循壚作亂 百衲本、南監本作「循壚」，其餘各本作「盧循」。曾鞏於卷末附校語云：「屬循壚作亂，疑。」

〔一〇〕昇降之途不一 「途」各本作「徒」，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九〇五改。

〔一一〕河南降璽書之貴 「璽書」各本作「璽言」，今改正。

〔一二〕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 「長」下各本皆有「史」字，據南史刪。

〔一三〕贈侍中中護軍 「中護軍」下各本有「將軍」二字。按中護軍不稱將軍，護軍將軍不稱中。南

史作「中護軍」，無「將軍」二字，今據刪。

〔一四〕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衆攻宣城。「九年」各本作「元年」。按本書武帝紀繫吳承伯殺朱僧勇事在天監九年，南史、通鑑並同。今據改。

〔一五〕累遷司徒左西屬。「西」各本譌「南」。按司徒官有左西屬，無左南屬。今改正。

〔一六〕泰以疾假出宅。「宅」各本譌「守」，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三三八改正。

梁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太祖五王

太祖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高祖、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懿及融，齊永元中爲東昏所害。〔一〕敷、暢，建武中卒。高祖踐阼，並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靖惠王宏，〔二〕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臨川靖惠王宏字宣達，太祖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齊永明十年，爲衛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時長沙王懿鎮梁州，爲魏所圍，明年，給宏精兵千人赴援，未至，魏軍退。遷驃騎晉安王主簿，尋爲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衡陽王暢，有美名，爲

始安王蕭遙光所禮。及遙光作亂，逼暢入東府，暢懼禍，先赴臺。^{〔三〕}高祖在雍州，常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六弟明於事理，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高祖策。

高祖義師下，宏至新林奉迎，拜輔國將軍。建康平，遷西中郎將、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四〕}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戶。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又給鼓吹一部。三年，加侍中，進號中軍將軍。

四年，高祖詔北伐，以宏爲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諸軍事。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有之。軍次洛口，宏前軍剋梁城，斬魏將鼂清。會征役久，有詔班師。六年夏，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其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夏，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空、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五〕}開府同三司之儀，侍中如故。未拜，遷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十二年，遷司空，使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將軍並如故。

十五年春，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並衣不解帶，每二宮參問，輒對使涕泣。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高祖每臨幸慰勉之。宏少而孝謹，齊之末年，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曰：「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曰：

「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尋起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使持節、都督如故，固辭弗許。

十七年夏，以公事左遷侍中、中軍將軍、行司徒。其年冬，遷侍中、中書監、司徒。普通元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二年，改創南、北郊，以本官領起部尚書，事竟罷。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詔許解揚州，餘如故。四月，薨，時年五十四。自疾至于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葬，詔曰：「侍中、太尉臨川王宏，器宇沖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于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啓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歷位台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變贊，儀刑列辟。天不憖遺，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慟于厥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並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爲六十人。給溫明祕器，斂以袞服。諡曰靖惠。」宏性寬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未嘗以吏事按郡縣，時稱其長者。

宏有七子：正仁，正義，正德，正則，正立，正表，正信。世子正仁，爲吳興太守，有治能。天監十年，卒，諡曰哀世子。無子，高祖詔以羅平侯正立爲世子，由宏意也。宏薨，正立表讓正義爲嗣，高祖嘉而許之，改封正立爲建安侯，邑千戶。卒，子賁嗣。〔六〕正義先封平樂侯，正德西豐侯，正則樂山侯，正立羅平侯，正表封山侯，正信武化侯。正德別有傳。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太祖第七子也。年十二，所生母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漿飲，太祖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焉。秀既長，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不見也，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齊世，弱冠爲著作佐郎，累遷後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

永元中，長沙宣武王懿入平崔慧景，爲尙書令，居端右，弟衡陽王暢爲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遊，出入無度，衆頗勸懿因其出，閉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帝左右旣惡懿勳高，又慮廢立，並間懿，懿亦危之，自是諸王侯咸爲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各得奔避。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師，而罕有發覺，惟桂陽王融及禍。

高祖義師至新林，秀與諸王侯並自拔赴軍，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是時東昏弟晉熙王寶嵩爲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鎮京口，長史范岫行府州事，遣使降，且請兵於高祖，以秀爲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鎮京口。建康平，仍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天監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封安成郡王，邑二千戶。京口自崔慧景作亂，累被兵革，民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多。二年，以本號徵領石頭戍事，_{〔七〕}加散騎常侍。三年，進號右將軍。五年，加領軍、中書令，

給鼓吹一部。

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陶潛曾孫爲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卽日辟爲西曹。時盛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八〕其年，遷號安西將軍。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旣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彊三緘之歎。」

是歲，魏懸瓠城民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荊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而爲援，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先是，巴陵馬營蠻爲緣江寇害，後軍司馬高江產以郢州軍伐之，不剋，江產死之，蠻遂盛。秀

遣防閤文熾率衆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逕，蠻失其嶮，暮歲而江路清，於是州境盜賊遂絕。及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五百餘人，百姓甚悅。

十一年，徵爲侍中、中衛將軍，領宗正卿、石頭戍事。十三年，復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郢州當塗爲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凋殘，不可擾也。」於是務存約己，省去遊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先是夏口常爲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

十六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十七年春，行至竟陵之石梵，薨，時年四十四。高祖聞之，甚痛悼焉。遣皇子南康王績緣道迎候。

初，秀之西也，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旣薨，四州民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京師，高祖使使冊贈侍中、司空，

諡曰康。

秀有容觀，每朝，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京師，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誚也。精意術學，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高祖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梁興，憺久爲荊州刺史，自天監初，常以所得俸中分與秀，秀稱心受之，亦弗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故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古未之有也。世子機嗣。

機字智通，天監二年，除安成國世子。六年，爲寧遠將軍、會稽太守。還爲給事中。普通元年，襲封安成郡王，其年爲太子洗馬，遷中書侍郎。二年，遷明威將軍、丹陽尹。三年，遷持節、督湘衡桂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薨于州，時年三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尙力，遠士子，近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治績，頻被案劾。及將葬，有司請諡，高祖詔曰：「王好內怠政，可諡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世祖集而序之。子操嗣。

南浦侯推，字智進，機次弟也。少清敏，好屬文，深爲太宗所賞。普通六年，以王子例封。歷寧遠將軍、淮南太守。遷輕車將軍、晉陵太守，給事中，太子洗馬，祕書丞。出爲戎昭將軍、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賊設樓車，盡銳攻之，推隨方抗拒，頻擊挫之。至夕，東北樓主許鬱華啓關延賊，城遂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太祖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齊世，起家晉安鎮北法曹行參軍，府遷驃騎，轉外兵。高祖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來襄陽。俄聞已入沔，高祖欣然謂佐吏曰：「吾無憂矣。」義師起，南康王承制，板爲冠軍將軍，留行雍州州府事。^{〔二〕}義師發後，州內儲備及人皆虛竭。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據郡不受命，舉兵將襲雍州，偉與始興王憺遣兵於始平郡待師仁等，要擊大破之，州境以安。

高祖既剋郢、魯，下尋陽，圍建業，而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瓚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屯軍上明，連破荊州。鎮軍蕭穎胄遣將劉孝慶等距之，反爲瓚所敗，穎胄憂憤暴疾卒，西朝兇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既至，瓚等皆降。和帝詔以偉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侍中，進號鎮北將軍。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進督荆、寧二州，餘如故。封建安郡王，食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四年，徙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使持節、常侍、將軍如故。五年，至都，改爲撫軍將軍、丹陽尹，常侍如故。六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右軍將軍、揚州刺史。未拜，進號中權將軍。七年，以疾表解州，改侍中、中撫軍，知司徒事。九年，遷護軍、石頭戍軍事，侍中、將軍、鼓吹如故。其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鼓吹如故。十一年，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復以疾陳解。十二年，徵爲撫軍將軍，_二儀同、常侍如故，以疾不拜。十三年，改爲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布絹五千匹，藥直二百四十萬，廚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閣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偉末年疾浸劇，不復出藩，故俸秩加焉。

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偉及臨川王宏侍疾，並衣不解帶。及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高祖每臨幸譬抑之。偉雖奉詔，而毀瘠殆不勝喪。

十七年，高祖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郡王，邑戶如故。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普通四年，增邑一千戶。五年，進號鎮衛大將軍。中大通元年，以本官領太子太傅。四年，遷中書令、大司馬。五年，薨，時年五十八。詔斂以袞冕，給東園祕器。又詔曰：「旌

德紀功，前王令典，慎終追遠，列代通規。故侍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偉，器宇宏曠，鑒識弘簡。爰在弱齡，清風載穆，翼佐草昧，勲高樊沔，契闊艱難，劬勞任寄。及贊務論道，弘茲衰職。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宜隆寵命，式昭茂典。可贈侍中、太宰，王如故。給羽葆鼓吹一部，並班劍四十人。諡曰元襄。」

偉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卽遣贍卹之。太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斂，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者卽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爲新通。又製性情、幾神等論，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偉四子：恪，恭，虔，祗。世子恪嗣。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以元襄功，加邑至千戶。初，樂山侯正則有罪，勅

讓諸王，獨謂元襄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

恭起家給事中，遷太子洗馬。出爲督齊安等十一郡事、寧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徵爲祕書丞，遷中書郎，監丹陽尹，行徐南徐州事，轉衡州刺史，母憂去職。尋起爲雲麾將軍、湘州刺史。

恭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尙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櫺，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讌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時世祖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以雍州蠻文道拘引魏寇，詔恭赴援，仍除持節、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太宗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令曰：「彼士流骯髒，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劍輕死。降胡惟尙貪恂，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阜白，法律無所用施。願充實邊戍，無數遷徙，諜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布腹心。」恭至州，治果有聲績，百姓陳奏，乞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

先高祖以雍爲邊鎮，運數州之粟，以實儲倉，恭後多取官米，贍給私宅，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由是免官削爵，數年竟不敘用。侯景亂，卒于城中，時年五十二。詔特復本封。

世祖追贈侍中、左衛將軍。諡曰僖。

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距而不納，時論服焉。歷官太子舍人、東宮領直。遷丹陽尹丞，給事黃門侍郎，深爲太宗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太祖第九子也。幼聰穎，年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所遺。既長，美風表，涉獵史籍。齊隆昌中，明帝作相，內外多虞，明帝就長沙宣武王懿求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宣武言恢焉。明帝以恢爲寧遠將軍，甲仗百人衛東府，且引爲驃騎法曹行參軍。明帝卽位，東宮建，爲太子舍人，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之難，逃在京師。

高祖義兵至，恢於新林奉迎，以爲輔國將軍。時三吳多亂，高祖命出頓破崗。建康平，還爲冠軍將軍、右衛將軍。天監元年，爲侍中、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封鄱陽郡王，食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改授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後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義兵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

及恢下車，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治。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進督霍州。八年，復進號平西將軍。^{〔三〕}十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石頭戍軍事，領宗正卿。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十三年，遷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三〕}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使持節如故，便道之鎮。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資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十七年，徵爲侍中、安前將軍、領軍將軍。十八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普通五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七年九月，薨于州，時年五十一。詔曰：「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開朗，器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于從政，嘉猷載緝。方入正論道，弘變台階，奄焉薨逝，朕用傷慟于厥心。宜隆寵命，以申朝典。可贈侍中、司徒，王如故。并給班劍二十人。諡曰忠烈。」遣中書舍人劉顯護喪事。

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遑，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

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在荊州，常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賓咸服。世子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起家太子洗馬、祕書郎，歷黃門郎，遷衛尉卿。每夜自巡警，高祖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開通劍道，剋復華陽，增邑一千戶，加鼓吹。徵爲領軍將軍、侍中。

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復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範作牧莅民，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範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進伐穰城。尋遷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已蓄姦謀，不臣將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京邑，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征北將軍。京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爲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出師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樅

陽，遣信告尋陽王。尋陽要還九江，欲共治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尋陽政令所行，惟存一郡，時論以此少之。旣商旅不通，信使距絕，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恚，發背薨，時年五十二。

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能傾身養士，皆得其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乏絕，景遣任約來攻，嗣躬擐甲胄，出壘距之。時賊勢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之戰，何有退乎？」此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遂中流矢，卒於陣。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太祖第十一子也。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憺哀感傍人。齊世，弱冠爲西中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義師起，南康王承制，以憺爲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遷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

和帝立，以憺爲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瓚等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逼荊州，屯軍上明，鎮軍將軍蕭穎胄暴疾卒，西朝甚懼，尙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南平王偉遣憺赴之。憺以書喻瓚等，旬日皆請降。是冬，高祖平建業。明年春，和帝將發江陵，詔

以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未拜。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四〕}都督、刺史如故。封始興郡王，食邑二千戶。^{〔五〕}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於我何傷？吾開懷矣，爾其無吝。」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民辭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民益悅焉。三年，詔加鼓吹一部。

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尙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邠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憺謙讓不受。

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高祖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徒可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八年，爲平北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尋遷中軍將軍、中書令，^{〔六〕}俄領衛尉卿。憺性勞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而坐，時論稱之。是秋，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

徐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九年春，遷都督益寧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由是多向方者。時魏襲巴南，西圍南安，南安太守垣季珪堅壁固守，憺遣軍救之，魏人退走，所收器械甚衆。十四年，遷都督荆湘雍寧南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鎮右將軍、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憺聞喪，自投于地，席藁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小大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普通三年十一月，薨，時年四十五。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冊曰：「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兼大鴻臚程爽，諡曰忠武。魂而有靈，歆茲顯號。嗚呼哀哉！」

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世子亮嗣。

史臣曰：自昔王者創業，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旂少帛，崇於魯、衛，盤石凝脂，樹斯梁、楚。高祖遠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跡

著，蓋亦漢之間、平矣。

校勘記

〔一〕懿及融齊永元中爲東昏所害「永元」各本譌「永明」，據南史梁長沙宣武王懿傳改。

〔三〕臨川靖惠王宏「靖」各本作「靜」。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六三：「靜惠，文中作靖惠，標題傳寫誤。張敦頤六朝事蹟卷下墳陵、碑刻二門，皆作靖惠，是。」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十一著錄「梁故假黃鉞侍中大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亦作「靖惠」，今並下文「靜惠」，皆改「靖惠」。

〔三〕暢懼禍先赴臺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暢行第四，宏行第六。帝謂六弟明於事理，又若是謂宏者。詳玩文誼，暢當作宏。」

〔四〕遷西中郎將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西中郎將」各本作「西平郎將」，宋、齊、隋志，無西平郎將官，當是西中郎將之譌，今改正。

〔五〕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其年冬」，承上「八年夏」而言。然據本書武帝紀，蕭宏左遷在天監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史：「十一年正月爲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則「其年」當作「十一年」。

〔六〕子賁嗣「賁」，各本皆譌作「貴」，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二八四、二九四改。

〔七〕以本號徵領石頭戍事「事」各本作「軍」，據冊府元龜二八〇改。

〔八〕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秦州」上各本皆脫「南北」二字，九州只得八州。按鄱陽王恢傳，天監十一年，「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督區、軍號及所刺之州全同。是此「秦州」明爲「南北秦州」，今據補。

〔九〕常以所得俸中分與秀「常」各本譌「帝」，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二七四改。

〔一〇〕留行雍州州府事「州府事」各本譌「開府事」，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二八〇改。

〔一一〕徵爲撫軍將軍「撫軍」各本譌「中撫」。據本書武帝紀改。

〔一二〕八年復進號平西將軍按本書武帝紀，蕭恢進號平西將軍在天監七年八月。

〔一三〕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按此只有五州，疑脫南北梁二州。南梁，天監中分益州置，始興忠武王憺傳謂憺於天監九年，都督益寧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諸軍事，其中有南梁。又上文十一年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亦有南北梁。

〔一四〕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按本書武帝紀，蕭憺進號安西將軍在天監六年閏十月。

〔一五〕食邑二千戶「二」各本作「三」。據冊府元龜二六四及徐勉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碑改。

〔一六〕尋遷中軍將軍中書令「中軍」，南史及徐勉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碑作「中衛」。

梁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長沙嗣王業 永陽嗣王伯游 衡陽嗣王元簡

桂陽嗣王象

長沙嗣王業字靜曠，〔一〕高祖長兄懿之子也。懿字元達，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遷太子舍人、洗馬、建安王友。出爲晉陵太守，曾未朞月，訟理人和，稱爲善政。入爲中書侍郎。永明季，授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二〕加冠軍將軍。是歲，魏人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傷殺甚多，乃解圍遁去。懿又遣氏帥楊元秀攻魏歷城、臯蘭、駱谷、坑池等六戍，〔三〕剋之，魏人震懼，邊境遂寧。進號征虜將軍，增封三百戶，遷督益寧二州軍事、益州刺史。入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吏部郎、衛尉卿。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授持節、征虜將軍、督豫州諸軍事、

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叔業，叔業懼，降于魏。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京邑，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詔徵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援城。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奔擊大破之，覺單騎走。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侍中、尚書右僕射，未拜，仍遷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持節、將軍如故，增邑二千五百戶。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暄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立元勳，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東昏信之，將加酷害，而懿所親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向書令耶？」遂遇禍。中興元年，追贈侍中、中書監、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諡曰宣武。給九旒、鸞輅、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王故事。

業幼而明敏，識度過人。仕齊爲著作郎、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高祖既至，乃赴于軍，以爲寧朔將軍。中興二年，除輔國將軍、南琅邪清河二郡太守。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徵爲冠軍將軍，量置佐史，遷祕書監。四年，改授侍中。六年，轉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驍騎將軍，尋爲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亮、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徵爲護軍。九年，除中書令，改授安

後將軍、鎮琅邪彭城二郡、領南琅邪太守。十年，徵爲安右將軍、散騎常侍。十四年，復爲護軍，領南琅邪彭城，鎮于琅邪。^{〔五〕}復徵中書令，出爲輕車將軍、湘州刺史。

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深信因果，篤誠佛法，高祖每嘉歎之。普通三年，徵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六〕}四年，改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諡曰元。有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聰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座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高祖深賞異之。普通元年，薨，^{〔七〕}時年二十三。諡曰章。子慎嗣。

藻字靖藝，^{〔八〕}元王弟也。少立名行，志操清潔。齊永元初，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九〕}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十年，爲左驍騎將軍、領南琅邪太守。入爲侍中。

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辭，尤好古體，自非公讌，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三州、竟陵隨二郡諸軍事、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十二年，徵爲使持節、都督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兗州刺史，軍號如故。頻莅數鎮，民吏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徵爲太子詹事。普通三年，遷領軍將軍，加侍中。六年，爲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伐渦陽，輒班師，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土。七年，起爲宗正卿。八年，復封爵，尋除左衛將軍，領步兵校尉。大通元年，遷侍中、中護軍。時渦陽始降，乃以藻爲使持節、北討都督、征北大將軍，鎮于渦陽。二年，爲中權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置佐史，加侍中。中大通元年，遷護軍將軍，中權如故。三年，爲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高祖每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迦葉，藻小名也。入爲安左將軍、尚書左僕射，加侍中，藻固辭不就，詔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

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在公庭，不聽音樂，高祖每以此稱之。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長子或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大將軍。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不自療。或勸奔江北，藻

曰：「吾國之台鉉，位任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能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累日。太清三年，薨，時年六十七。

永陽嗣王伯游字士仁，高祖次兄敷之子。敷字仲達，解褐齊後軍征虜行參軍，三轉太子舍人，洗馬，遷丹陽尹丞。入爲太子中舍人，除建威將軍、隨郡內史。招懷遠近，黎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之及也。進號寧朔將軍，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建武四年，薨。高祖卽位，追贈侍中、司空，封永陽郡王，諡曰昭。

伯游美風神，善言玄理。天監元年四月，詔曰：「兄子伯游，雖年識未弘，意尙粗可。浙東奧區，宜須撫莅，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二年，襲封永陽郡王。五年，薨，時年二十三。諡曰恭。

衡陽嗣王元簡字熙遠，高祖第四弟暢之子。暢仕齊至太常，封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諡曰宣。

元簡三年襲封，除中書郎，遷會稽太守。十三年，入爲給事黃門侍郎，出爲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還爲太子中庶子，遷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郢州刺史。十八年正月，卒於州。諡曰孝。子俊嗣。

桂陽嗣王象字世翼，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初，叔父融仕齊至太子洗馬。永元中，宣武之難，融遇害。高祖平京邑，贈給事黃門侍郎。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諡曰簡。無子，乃詔象爲嗣，襲封爵。

象容止閑雅，善於交遊，事所生母以孝聞。起家寧遠將軍、丹陽尹。到官未幾，簡王妃薨，去職。服闋，復授明威將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出爲持節、督司霍郢三州諸軍事、征遠將軍、郢州刺史。尋遷湘衡二州諸軍事、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湘州舊多虎暴，及象在任，爲之靜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除中書侍郎，俄以本官行石頭戍軍事，轉給事黃門侍郎、兼領軍，又以本官兼宗正卿。尋遷侍中、太子詹事，未拜，改授持節、督江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以疾免。尋除太常卿，加侍中，遷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大同二年，薨，諡曰敦。子慥嗣。

史臣曰：長沙諸嗣王，並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王象以孝聞，在於牧湘，猛虎息暴，蓋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校勘記

〔一〕長沙嗣王業字靜曠。蕭業本名淵業，姚思廉避唐諱省去「淵」字；而於武帝紀則改「淵」爲「深」，作「深業」。

〔二〕梁南秦二州刺史「南秦」各本譌「南梁」，據南史改。按上督區是「梁南北秦沙」，則下不得更爲「南梁」刺史。

〔三〕懿又遣氏帥楊元秀攻魏歷城臯蘭駱谷坑池等六戍。「駱谷」各本譌「駱火」，據南齊書魏虜傳改。「坑池」，魏虜傳作「仇池」。

〔四〕追斬之。「斬」各本譌「奔」，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二九〇改。

〔五〕鎮于琅邪。「于」各本譌「牙」，據冊府元龜二八〇改。

〔六〕普通三年徵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本書武帝紀，蕭淵業爲護軍將軍在普通元年。

〔七〕普通元年薨。蕭淵業死於普通七年，孝儼嗣爵，則孝儼不得死於普通元年。「普」字或爲「大」字之譌，或爲「中大」二字之譌。

〔八〕藻字靖藝。藻本名淵藻，姚思廉避唐諱，省去「淵」字。

〔九〕據郢繁作亂。「繁」百衲本、殿本等作「樊」。今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四一九改。

〔一〇〕二年爲中權將軍。本書武帝紀，蕭淵藻爲中權將軍在中大通元年三月。是年十月方改元，在十月前仍得稱大通三年，此「二年」當作「三年」。

〔一一〕三年爲中軍將軍。各本作「中將軍」，脫「軍」字，據南史補。

〔一二〕解褐齊後軍征虜行參軍。「後」字下，原衍「將」字。按：徐勉故侍中司空永陽昭王墓誌銘作「解褐齊後軍長沙王行參軍」，無「將」字，今據刪。

梁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蕭景

弟昌 昂 昱

蕭景字子昭，〔一〕高祖從父弟也。父崇之字茂敬，卽左光祿大夫道賜之子。道賜三子；長子尚之，字茂先；次太祖文皇帝；次崇之。初，左光祿居於鄉里，專行禮讓，爲衆所推，仕歷宋太尉江夏王參軍，終于治書侍御史，齊末，追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尚之敦厚有德器，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決。遷步兵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諡文宣侯。尚之子靈鈞，仕齊廣德令。高祖義師至，行會稽郡事，頃之卒。高祖卽位，追封東昌縣侯，邑一千戶。子饒嗣。崇之以幹能顯，爲政尙嚴厲，官至冠軍將軍、東陽太守。永明中，錢唐唐寓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諡忠簡侯。景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旣長好學，才辯能斷。齊建武中，除晉安王國左常侍，

遷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頃之，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還爲驃騎行參軍。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是冬，宣武王遇害，景亦逃難。高祖義師至，以景爲寧朔將軍、行南兗州軍事。〔三〕時天下未定，江北僞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中興二年，遷督南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監南兗州。高祖踐阼，封吳平縣侯，食邑一千戶，仍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青冀四州諸軍事、〔三〕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詔景母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賑卹，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

天監四年，王師北伐，景帥衆出淮陽，進屠宿預。丁母憂，詔起攝職。五年，班師，除太子右衛率，遷輔國將軍、衛尉卿。七年，遷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舊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侍，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信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八年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潺溝，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盾，若悉誅

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儒擊志於潺溝，大破之，生擒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級，流屍蓋漢水，景遣中兵參軍崔績率軍士收而瘞焉。

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營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迹。十一年，徵右衛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二年，復爲使持節、督南北兗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十四三年，徵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

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高祖屬雖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十七年，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曰：「揚州應須緝理，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景才任此舉，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並置佐史，侍中如故，卽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辭讓甚懇惻，至于涕泣，高祖不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敕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姥語曰：「蕭監州符，火爇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

十八年，累表陳解，高祖未之許。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將發，高祖幸建興苑餞別，爲之流涕。旣還宮，詔給鼓吹一部。

在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卽焚塢戍保境，〔五〕不復侵略。普通四年，卒于州，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子勸嗣。〔六〕

昌字子建，景第二弟也。齊豫章末，〔七〕爲晉安王左常侍。天監初，除中書侍郎，出爲豫章內史。五年，加寧朔將軍。六年，遷持節、督廣交越桂四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七年，進號征遠將軍。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爲持節、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坐免。十三年，起爲散騎侍郎，尋以本官兼宗正卿。其年，出爲安右長史。累遷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又兼宗正卿。

昌爲人亦明悟，然性好酒，酒後多過。在州郡，每醉輒逕出入人家，或獨詣草野。其於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屬爲有司所劾，入留京師，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悸。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左右救之，不殊。十七年，卒，時年三十九。子伯言。

昂字子明，景第三弟也。天監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出爲輕車將軍、監南兗州。初，兄景再爲南兗，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軍號如先。

復以輕車將軍出爲廣州刺史。普通二年，爲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四年，轉散騎侍郎、中領軍、太子中庶子，出爲吳興太守。大通二年，徵爲仁威將軍、衛尉卿，尋爲侍中，兼領軍將軍。中大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二年，封湘陰縣侯，邑一千戶。出爲江州刺史。大同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諡曰恭。

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天監初，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書舍人，中書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南、永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曰：「夏初陳啓，未垂採照，追懷慚懼，實戰胸心。臣聞暑雨祁寒，小人猶怨；榮枯寵辱，誰能忘懷！臣藉以往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旣雜，時逢坎壈之運。昔在齊季，義師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識慮，東西阻絕，歸赴無由，雖未能負戈擐甲，實銜淚憤懣。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尾三年，亟移數處，雖復飢寒切身，亦不以凍餒爲苦。每涉驚疑，惶怖失魄，旣乖致命之節，空有項領之憂，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二十餘年，功名無紀，畢此身骸，方填溝壑，丹誠素願，溘至長罷，俯自哀憐，能不傷歎！夫自媒自衒，誠哉可鄙；自譽自伐，實在可羞。然量已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列，寧敢空言，是以常願一試，屢成千請。夫上應玄象，實不易叨；錦不輕裁，誠難其製。過去業鄣，所以致乖算測。」

聖監既謂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穢黃樞。忝竊稍積，恐招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私門。伏願天照，特垂允許。臣雖叨榮兩宮，報效無地，方違省闕，伏深戀悚。」高祖手詔答曰：「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自退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興二人，並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爲平陰令，興爲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卽是光武猶子。昱之才地，豈得比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續用爲招遠將軍、鎮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太守，復云內地非願，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不爲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產兄景，今正居藩鎮。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于理。既表解職，可聽如啓。」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國家慶弔不復通。

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且令受菩薩戒。昱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高祖甚嘉之，以爲招遠將軍、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俄而暴疾卒，百姓行坐號哭，市里爲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

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京師求贈諡。詔贈湘州刺史。諡曰恭。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慶命傍流，枝戚屬彙，咸被任遇。蕭景之才辯識斷，益政佐時，蓋梁宗室令望者矣。

校勘記

〔一〕蕭景字子昭。蕭景本名昺，姚思廉避唐諱，改「昺」爲「景」。弘明集有衛尉卿蕭昺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二〕行南兖州軍事。文館詞林四五七梁孝元帝郢州都督蕭子昭碑銘作「行南兖州事」，無「軍」字。

〔三〕都督南北兖青冀四州諸軍事。各本作「都督北兖徐青冀四州諸軍事」。文館詞林四五七梁孝元帝郢州都督蕭子昭碑銘作「督南北兖、青、冀四州諸軍事」。按：下云爲南兖州刺史，則其所督諸州必首爲南兖州。今據碑文補一「南」字，刪一「徐」字。

〔四〕信威將軍南兖州刺史。「信威」梁孝元帝郢州都督蕭子昭碑銘作「信武」。

〔五〕魏卽焚塢戍保境。「焚」各本作「禁」，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六九五改。

〔六〕子勸嗣「勸」各本作「勵」，據陳書江總傳改。

〔七〕齊豫章末，齊有豫章王蕭嶷，無「豫章」年號，「豫章」二字當有誤，或是衍文。

梁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周捨 徐勉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顒之八世孫也。父顒，齊中書侍郎，有名於時。捨幼聰穎，顒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持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諷說，音韻清辯。

起家齊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包講，捨造坐，累折包，辭理遒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

梁臺建，爲奉常丞。高祖卽位，博求異能之士，吏部尚書范雲與顒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於高祖，召拜尚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尋爲後軍記室參軍、秣陵

令。入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有至者，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尙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捨素辯給，與人汎論談諧，終日不絕口，而竟無一言漏泄機事，衆尤歎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鄣，壞亦不營。爲右衛，母憂去職，起爲明威將軍、右驍騎將軍。服闋，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頃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遷太子詹事。

普通五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捨面錢百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入，猶爲有司所奏，捨坐免。遷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上臨哭，哀慟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由資給。諡曰簡子。」明年，又詔曰：「故侍中、護軍將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

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二子：弘義，弘信。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

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爲祭酒，每稱勉有宰輔之量。射策舉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尋遷太學博士，鎮軍參軍，尚書殿中郎，以公事免。又除中兵郎、領軍長史。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莫不服其機鑒。

初與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賞之。及義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高祖踐阼，拜中書侍郎，遷建威將軍、後軍諮議參軍、本邑中正、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職。

天監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宅。每還，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

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曷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

除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未拜，改領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內講孝經，臨川靖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澄、王暕爲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焉。轉太子詹事，領雲騎將軍，尋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又改授侍中，頻表解宮職，優詔不許。

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慙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

其奏。

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僕射如故。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圖議。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民，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斯攸急。

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

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旣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

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世以文。^{〔一〕}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棧山之賁，^{〔二〕}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

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三〕}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尙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尙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

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尙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尙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旣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卽撰次。」於是尙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褰、掌嘉禮，「五」尙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後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旣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

旨，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

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尙書，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尙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尙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尙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尙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

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脩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世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慚惕，

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

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有司，案以行事也。」又詔曰：「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尋加中書令，給親信二十人。勉以疾自陳，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脚疾轉劇，久闕朝覲，固陳求解，詔乃賚假，須疾差還省。

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誡其子崧曰：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

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

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菱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

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爲寫鹵，彌復何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

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客喻。其辭曰：

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悱喪之間至焉，舉家傷悼，心情若隕。二宮並降中使，以相慰勗，親遊賓客，畢來弔問，輒慟哭失聲，悲不自己，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

於是門人慮其肆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斂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於通論，是以深識之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稱往哲；西河喪明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重，休戚是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俯示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神損識，或虧生務？門下竊議，咸爲君侯不取也。」

余雪泣而答曰：「彭殤之達義，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請陳其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爲山累仞，惜覆簣之功。故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析彼歧路，楊子所以留連。事有可深，聖賢靡抑。今吾所悲，亦以悱始踰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盈帙滿笥，淡然得失之際，不見喜愠之容。及翰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

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俾余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繫此子之助焉。自出閩區，政存清靜，冀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往。加以闔棺千里之外，未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庸詎不痛於昔！夷甫孩抱中物，尙盡慟以待賓；安仁未及七旬，猶慙慙於詞賦。況夫名立宦成，^{〔五〕}半途而廢者，亦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苗實之義。諸賢既貽格言，喻以大理，卽日輟哀，命駕脩職事焉。」

中大通三年，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餘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高祖聞而流涕，卽日車駕臨殯，乃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二十萬，布百匹。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諡曰簡肅公。

勉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刪撰爲流別起居注六百卷；^{〔一〇〕}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爲婦人集十卷，^{〔二〕}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尙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卽降詔許立碑於墓云。

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起家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掌書記之任。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遷晉安內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脩身，慎言行，擇交遊；加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軌，物無異議，爲梁宗臣，盛矣。

校勘記

〔一〕普通五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南史周捨傳作「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本書武帝紀及南史郭祖深傳皆云「南津校尉置於普通七年，且卽以郭祖深任校尉，則普通五年當作普通七年。白渦是武陵太守或始興相，則無以決。」

〔二〕經世以文。「世」各本作「時」，南史作「俗」，皆以避唐諱改，今改回。

〔三〕浮溟棧山之費。「棧」，各本譌「機」，據冊府元龜五六三改。按：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有「棧山航海」語，與此同義。

〔四〕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三年」當依南史作「二年」。南齊書禮志云「永明二年，太子步
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

〔五〕右軍參軍司馬裴掌嘉禮「裴」各本譌「裴」，據南史改。

〔六〕一百一十六卷「百」字上「一」字，各本脫，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五六三補。

〔七〕雖百世可知「世」各本作「代」。此語本論語，姚思廉避唐諱改，今改回。

〔八〕非徒棄日乃是棄身「非徒」二字各本皆脫，據藝文類聚二三補。

〔九〕況夫名立宦成「宦」各本譌「官」，今改正。

〔一〇〕乃加刪撰爲流別起居注六百卷「流」字各本脫去，據南史補。流別，卽分類。

〔一一〕又爲婦人集十卷南史作「又爲人章表集十卷」。

梁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范岫

傅昭

弟映

蕭琛

陸杲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兗州別駕。

岫早孤，事母以孝聞，與吳興沈約俱爲蔡興宗所禮。泰始中，起家奉朝請。興宗爲安西將軍，引爲主簿。累遷臨海、長城二縣令，驃騎參軍，尚書刪定郎，護軍司馬，齊司徒竟陵王子良記室參軍。

累遷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遷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有詔妙選朝士有詞辯者，接使於界首，以岫兼淮陰長史

迎焉。還遷尙書左丞，母憂去官，尋起攝職。出爲寧朔將軍、南蠻長史、南義陽太守，未赴職，遷右軍諮議參軍，郡如故。除撫軍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安成內史。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南北兗二州大中正。永元末，出爲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義師平京邑，承制徵爲尙書吏部郎，參大選。梁臺建，爲度支尙書。天監五年，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六年，領太子左衛率。七年，徙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中正如故。其年表致事，詔不許。八年，出爲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九年，入爲祠部尙書，領右驍騎將軍，其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十三年，卒官，時年七十五。賻錢五萬，布百匹。

岫身長七尺八寸，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之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劉誕，誕反，淡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者，宗黨咸異之。十一，隨

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爲雍州刺史袁顗客，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世名流，通之贈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邁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爲所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爲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員外郎、司徒竟陵王子良參軍、尙書儀曹郎。

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武帝，永明初，以昭爲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惟昭及南陽宗夫，保身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其禍。明帝踐阼，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於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車騎臨海王記室參軍，長水校尉，「太子家令，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尋除尙書左丞、本州大中正。

高祖素悉昭能，建康城平，引爲驃騎錄事參軍。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郎，頃之，兼御史中丞，黃門、著作、中正並如故。天監三年，兼五兵尙書，參選事，四年，卽眞。六年，徙爲左民尙書，未拜，出爲建威將軍、平南安成王長史、尋陽太守。七年，入爲振遠

將軍、中權長史。八年，遷通直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復領本州大中正。十年，復爲左民尚書。

十一年，出爲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已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爲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卽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旣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

十二年，入爲祕書監，領後軍將軍。十四年，遷太常卿。十七年，出爲智武將軍、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栗，置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二年，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本州大中正，尋領祕書監。五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中正如故。

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尙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負閭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大通二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卽日舉哀，諡曰貞子。

長子譔，尚書郎，臨安令。次子肱。

映字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厲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歡，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同乘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

映泛涉記傳，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少時與劉繪、蕭琛相友善，繪之爲南康相，映時爲府丞，文教多令具草。褚彥回聞而悅之，乃屈與子賁等遊處。年未弱冠，彥回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仕乃官。

永元元年，參鎮軍江夏王軍事，出爲武康令。及高祖師次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誠節，乃訪於映曰：「卿謂時事云何？」映答曰：「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狎近羣小，親賢誅戮，君子道消，外難屢作，曾無悛改。今荆、雍協舉，乘據上流，背昏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人之意可知；旣明且哲，忠孝之途無爽。願明府更當雅慮，無祇悔也。」尋以公事免。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參軍，建安王中權錄事參軍，領軍長史，烏程令。所受俸祿，悉歸于兄。復爲臨川王錄事參軍，南臺治書，安成王錄事，太子翊軍校尉，累遷中散大夫、

光祿卿，太中大夫。大同五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太中大夫。琛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

琛少而朗悟，有縱橫才辯。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遊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爲丹陽尹，辟爲主簿，舉爲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

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至桑乾，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遷司徒右長史，行南徐州事。還兼少府卿、尚書左丞。

東昏初嗣立，時議以無廟見之典，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爲卽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高祖定京邑，引爲驃騎諮議，領錄事，遷給事黃門侍郎。梁臺建，爲御史中丞。天監元年，遷庶子，〔三〕出爲宣城太守。徵爲衛尉卿，俄遷員外散騎常侍。三年，除太子中庶子、散

騎常侍。九年，出爲寧遠將軍、平西長史、江夏太守。

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賚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行也，以書饌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宮。

琛尋遷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母憂去官，又丁父艱。起爲信武將軍、護軍長史，俄爲貞毅將軍、太尉長史。出爲信威將軍、東陽太守，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琛頻莅大郡，不治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普通元年，徵爲宗正卿，遷左民尚書，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子右衛率。徙度支尚書，左驍騎將軍，領軍將軍，轉祕書監、後軍將軍，遷侍中。

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呼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籊中陽，夙忝同閤，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

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

自解竈，事畢餽餘，必陶然致醉。

大通二年，爲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給親信三十人。中大通元年，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以疾自解，改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五十二。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詔贈本官，加雲麾將軍，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諡曰平子。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輔國將軍、益州刺史。父叡，揚州治中。

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起家齊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衛軍王儉主簿。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並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久之，以爲司徒竟陵王外兵參軍，遷征虜宜都王功曹史，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以爲驃騎記室參軍，遷相國西曹掾。天監元年，除撫軍長史，母憂去職。服闋，拜建威將軍、中軍臨川王諮議參軍，尋遷黃門侍郎，右軍安成王長史。五年，遷御史中丞。

杲性婞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污數百萬，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黃睦之以

肩事託杲，杲不答。高祖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高祖曰：「卿識睦之不？」杲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謂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強禦。

六年，遷祕書監，頃之爲太子中庶子、光祿卿。八年，出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民下所稱。還爲司空臨川王長史、領揚州大中正。十四年，遷通直散騎侍郎，俄遷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十五年，遷司徒左長史。十六年，入爲左民尚書，遷太常卿。普通二年，出爲仁威將軍、臨川內史。五年，入爲金紫光祿大夫，又領揚州大中正。中大通元年，加特進，中正如故。四年，卒，時年七十四。謚曰質子。

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弟煦，學涉有思理。天監初，歷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太子家令，卒。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世。

子罩，少篤學，有文才，仕至太子中庶子、光祿卿。

史臣曰：范岫、傅昭，並篤行清慎，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之徒矣。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朗悟辯捷，加諳究朝典，高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天曆，任遇甚隆，美矣。杲性倬直，無所忌憚，既而執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茲正色。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杲其有焉。

校勘記

〔一〕累遷車騎臨海王記室參軍長水校尉「長水」各本作「長史」。按：歷代無「長史校尉」之官。梁有屯騎、步騎、越騎、長水、射聲五營校尉。「長史」當爲「長水」之譌，今改正。

〔二〕天監元年遷庶子按：梁東宮職僚有太子中庶子，太子庶子。此「庶子」上當脫「太子中」三字或「太子」二字。

梁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晉太尉玩六世孫。祖子真，宋東陽太守。父慧曉，齊太常卿。

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之陽元也。」年十七，三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亦預焉。辟議曹從事參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轉主簿。

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曰：「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

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襲衰衣與繡裳。還伊人而世載，三並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聳峙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既蘊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雲之不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羣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梁懸，裁枝梧而錐握。既文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咨余生之荏苒，迫歲暮而傷情。測徂陰於堂下，聽鳴鍾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對於短生。飢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闡求，千里懸得。言象可廢，蹄筌自默。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日不足，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回輿。中飯相顧，悵然動色。邦壤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似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其爲士友所重如此。

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倖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

十四。」遷太子庶子、國子博士，母憂去職。服闋，爲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史，以疾陳解，遷鴻臚卿，入爲吏部郎，參選事。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遷中書侍郎，司徒司馬，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又爲中庶子，加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除國子博士，中庶子、中正並如故。守太常卿，中正如故。普通七年，卒，年五十七。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第四子續，早慧，十歲通經，爲童子奉車郎，卒。

到洽字茂洽，彭城武原人也。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

洽年十八，爲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學士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概並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

天監初，詔、漑俱蒙擢用，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漑？」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漑；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譙，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二年，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九年，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十二年，出爲臨川內史，在郡稱職。十四年，入爲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十六年，遷太子中庶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領博士。頃之，入爲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俄遷員外散騎常侍，復領博士，母憂去職。五年，復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賄賂莫敢通。時鑾與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六年，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爲勁直，當時肅清。以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漑爲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七年，出爲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一。贈侍中。諡曰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曰：「明北亮、到長史遂

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父，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洽文集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也。父僧紹，隱居不仕，宋末國子博士徵，不就。

山賓七歲能言名理，〔四〕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兄仲璋嬰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齊始安王蕭遙光引爲撫軍行參軍，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義師至，高祖引爲相府田曹參軍。梁臺建，爲尙書駕部郎，遷治書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侍皇太子

讀。累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博士如故。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征遠將軍、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司農卿。四年，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

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並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招五經士。」

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吾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五年，又爲國子博士，常侍、中正如故。其年以本官假節，權攝北兗州事。大通元年，卒，時年八十五。詔贈侍中、信威將軍。諡曰質子。昭明太子爲舉哀，賻錢十萬，布百匹，並使舍人王顥監護喪事。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

傷怛。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

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疏通，接於諸生，多所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

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歷官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晉太常融八世孫。父叡，有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王奩女。奩爲雍州刺史、鎮北將軍，乃言於朝，以叡爲鎮北長史、河南太守。奩誅，叡並見害。鈞時年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遊，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志〕樂安任昉並稱賞之。高祖與叡少舊故，以女妻鈞，卽永興公主也。

天監初，拜駙馬都尉，起家祕書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別爲品目。遷驃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太子家令，掌東宮書記。頃之，遷給事黃門侍郎，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東宮

置學士，復以鈞爲之。公事免。復爲中庶子，領國子博士、左驍騎將軍，博士如故。出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

鈞體羸多疾，閉閣臥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瘴，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誠喻曰：「知比諸德，哀頓爲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迴然一身，〔七〕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強。憂懷旣深，指故有及，並令繆道臻口具。」鈞答曰：「奉賜手令，並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不及禮，但稟生疴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目亂玄黃，心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滋，實聞前典，不避梁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聖言，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由亭造。」服闋，遷五兵尚書，猶以頓瘵經時，不堪拜受，乃更授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尋改領中庶子。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又領右游擊，除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中大通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諡曰貞子。二子：構，渥。

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也。父閑，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五〕永元末，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閑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閑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于禮，服釋後猶若居憂。

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除永寧令。秩滿，累遷司空臨川王法曹，外兵，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昭明太子聞襄業行，啓高祖引與遊處，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出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也。累遷國子博士，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服闋，除太子中庶子，復掌管記。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爲中散大夫、領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

七年，出爲鄱陽內史。〔六〕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脩道法，嘗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毼，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

襄先已帥民吏脩城隍，爲備禦，及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衆逃散。時隣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旣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睨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勅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爲吏部郎，遷祕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太清元年，遷度支尚書，中正如故。

二年，侯景舉兵圍宮城，以襄直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逃還吳。賊尋寇東境，沒吳郡。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黯舉義，有衆數千人，夜出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拒子仙。子仙聞兵起，乃退還，與黯等戰於松江，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時年七十。

襄弱冠遭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侯景平，世祖追贈侍中、雲麾將軍。以建義功，追封餘干縣侯，邑五百戶。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陸倕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山賓儒雅篤實，殷鈞靜素恬和，陸襄淳深孝性，雖任遇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校勘記

〔一〕祖子真宋東陽太守「東陽」南史作「海陵」。

〔二〕年十七「年」字各本脫去，據冊府元龜七二七補。

〔三〕還伊人而世載「還」藝文類聚三一作「逮」。

〔四〕山賓七歲能言名理「名」北監本、汲古閣本、殿本、金陵局本及南史俱作「玄」。今從百衲本及冊府元龜七七四。

〔五〕家中嘗乏用「用」南史作「困」，疑作「困」是。

〔六〕南鄉范雲「鄉」各本譌「郡」，今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六一改。按：本書范雲傳作「南鄉舞陰人」。

〔七〕迥然一身「迥」各本譌「迴」，據冊府元龜七五三改。

〔八〕父閑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揚州治中」，齊書孝義陸絳傳及南史陸閑傳作「揚州別駕」。

〔九〕七年出爲鄱陽內史中大通只六年，其明年正月改大同，不得有七年。「七」字譌，當作「六」。

梁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裴邃

兄子之高

之平

之橫

夏侯亶

弟夔

魚弘附

章放

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一〕祖壽孫，寓居壽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

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建武初，刺史蕭遙昌引爲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山廟，遙昌爲立碑，使邃爲文，甚見稱賞。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

東昏踐阼，始安王蕭遙光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後遙光敗，邃還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驅掠，邃遂隨衆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爲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効，以爲輔國將軍、廬江太守。時魏將呂頗率衆五萬奄來攻

郡，遂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

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遂築壘逼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遂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遂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城，斬城主元康。又破霍丘城，斬城主甯永仁。平小峴，攻合肥。以功封夷陵縣子，邑三百戶。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

遂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高祖，云「裴遂多大言，有不臣之迹」。由是左遷爲始安太守。遂志欲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之『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未及至郡，會魏攻宿預，詔遂拒焉。行次直瀆，魏衆退。遷右軍諮議參軍、豫章王雲府司馬，率所領助守石頭。出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遷爲游擊將軍、朱衣直閣、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民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絹二匹而已。還爲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閣將軍，遷大匠卿。

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魏軍來援。以遂爲假節、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遂深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遂擊破之，遂圍其

城，壽面縛請降，義州平。除持節、督北徐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未之職，又遷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合肥。

四年，進號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三〕以遼督征討諸軍事，率騎三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攻其郛，斬闕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遼以援絕拔還。於是遼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遼自爲黃袍騎，先攻狄丘、璧城、黎漿等城，皆拔之。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四〕是冬，始修芍陂。明年，復破魏新蔡郡，略地至於鄭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稚、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遼勒諸將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其年五月，卒於軍中。追贈侍中、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戶。諡曰烈。

遼少言笑，沉深有思路，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遼不死，洛陽不足拔也。

子之禮，字子義，自國子生推第，〔五〕補邵陵王國左常侍、信威行參軍。王爲南兗，除長流參軍，未行，仍留宿衛，補直閣將軍。丁父憂，服闋襲封，因請隨軍討壽陽，除雲麾將軍，遷散騎常侍。又別攻魏廣陵城，平之，除信武將軍、西豫州刺史，加輕車將軍，除黃門侍郎，

遷中軍宣城王司馬。尋爲都督北徐仁睢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徵太子左衛率，兼衛尉卿，轉少府卿。卒，諡曰壯。子政，承聖中，官至給事黃門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起家州從事、新都令、奉朝請，遷參軍。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

壽陽之役，邃卒于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平北豫章長史、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邑二百五十戶。時魏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假節、驍勇將軍、潁州刺史。士民夜反，踰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散走。父憂還京。起爲光遠將軍，合討陰陵盜賊，平之，^{〔六〕}以爲譙州刺史。又還爲左軍將軍，出爲南譙太守、監北徐州，遷員外散騎常侍。尋除雄信將軍、西豫州刺史，餘如故。

侯景亂，之高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船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稍至新蔡，衆將一萬，未有所屬，元帝遣蕭慧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七十三。贈侍中、

儀同三司，鼓吹一部。諡曰恭。

子畿，累官太子右衛率、雋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畿力戰死之。

之平字如原，之高第五弟。少亦隨遂征討，以軍功封都亭侯。歷武陵王常侍、扶風弘農二郡太守，不行，除譙州長史、陽平太守。拒侯景，城陷後，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太子詹事。

之橫字如岳，之高第十三弟也。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太宗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直殿主帥，遷直閣將軍。侯景亂，出爲貞威將軍，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度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湓城。景遣任約上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

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湓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景。之橫率衆與兄之高同歸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出爲河東內史。又隨王僧

辯拒侯景於巴陵，景退，遷持節、平北將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邑三千戶。又隨僧辯追景，平郢、魯、江、晉等州，恒爲前鋒陷陣。仍至石頭，破景，景東奔，僧辯令之橫與杜崱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王僧辯南討焉。於陣斬納將李賢明，遂平之。又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

後江陵陷，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攻東關，晉安王方智承制，〔七〕以之橫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衆軍，給鼓吹一部，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八〕兵盡矢窮，遂於陣沒，時年四十一。贈侍中、司空公，諡曰忠壯。子鳳寶嗣。

夏侯亶字世龍，車騎將軍詳長子也。齊初，起家奉朝請。永元末，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京師，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高祖起師，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義舉，密遣信下都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封十郡爲宣城王，進位相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高祖。天監元年，出爲宣城太守。尋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平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

爲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所悅服。十二年，以本號還朝，除都官尙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正。十五年，出爲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十七年，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前軍將軍。俄出爲明威將軍、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三年，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轉太府卿，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幾，優詔復職。五年，遷中護軍。

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淮南譙太守魚弘、晉熙太守張澄，並世之驍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克而邃卒。乃加宣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彧等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敕，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高祖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宣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宣軍後，宣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宣爲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罹兵荒，百姓多流散，宣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

年，卒於州鎮。高祖聞之，卽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諡曰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

亶爲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滢於卿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好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

亶歷爲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

亶二子：誼，損。誼襲封豐城公，歷官太子舍人，洗馬。太清中，侯景入寇，誼與弟損帥部曲入城，並卒圍內。

夔字季龍，亶弟也。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中興初，遷司徒屬。天監元年，爲太子洗馬，中舍人，中書郎。丁父憂，服闋，除大匠卿，知造太極殿事。普通元年，爲邵陵王信威長史，行府國事。其年，出爲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北討，還除給事黃門侍郎。二年，副裴邃討義州，平之。三年，代兄亶爲吳興太守，尋遷假節、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七

年，徵爲衛尉，未拜，改授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

八年，敕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以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爲烏合募人，」^{〔二〕}不可御之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夔乃登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慶和束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盡俘其衆，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

大通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三〕}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願達，夔亦自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三年，遷使持節，進號仁威將軍，封保城縣侯，邑一千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爲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

時魏南兖州刺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起夔爲雲麾將軍，隨機北討，尋授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豫州積歲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

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大同四年，卒於州，時年五十六。有詔舉哀，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安北將軍。諡曰桓。

子譔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譔，少粗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爲府長史。淵明彭城戰沒，復爲侯景長史。景尋舉兵反，譔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士林館，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淵明沒魏，其妾並還京第，譔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歡樂富貴幾何時！」於是姿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絕。遷爲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卒官。

韋放字元直，車騎將軍叡之子。初爲齊晉安王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爲主簿。放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爲盱眙太守，還除通直郎，尋爲輕車晉安王中兵參軍，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永昌縣侯，出爲輕車南平王長史、襄陽太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

六年，大舉北伐，以放爲貞威將軍，與胡龍牙會曹仲宗進軍。七年，夏侯亶攻黎漿不克，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遷雲麾南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累爲藩佐，並著聲績。

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仗，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佛寶、費穆等衆五萬來援，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緯以城降。放乃登城，簡出降口四千二百人，器仗充牣，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獎、費穆等。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

斬獲略盡。擒穆弟超，并王緯送於京師。還爲太子右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戶，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宣侯。

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稱爲「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卹之。及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粲嗣，別有傳。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沉深，夏侯亶之好學辯給，夔之奢豪愛士，韋放之弘厚篤行，並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校勘記

〔一〕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襄州刺史綽」南史作「冀州刺史徽」。按西魏以前無襄州，裴綽亦未嘗

爲刺史，裴徽曾爲冀州刺史，見三國魏志。疑南史作「冀州刺史裴」爲是。

〔二〕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咸」各本譌「彘」，據南史改。

〔三〕是歲大軍將北伐。「是歲」承上文普通「四年」而言。按當依本書武帝紀作普通五年，則下文之「九月壬戌」、「明年」皆與紀合。

〔四〕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安成」當依本書武帝紀普通五年十一月作「安城」。

〔五〕自國子生推第「推第」疑是「擢第」之譌。

〔六〕合討陰陵盜賊平之。「合」疑當依南史作「令」。

〔七〕晉安王方智承制。姚思廉原文作「晉安王諱承制」，北監本、殿本補「諱」爲「綱」，誤。按蕭方智卽梁敬帝，承聖元年封晉安王，三年十一月，江陵陷，梁羣臣迎至建康推爲太宰承制，後爲梁帝。今補正。

〔八〕而齊軍大至。「齊」各本譌「魏」，據南史改。

〔九〕歷陽太守明紹世。「明」各本同。本書張惠紹傳及冊府元龜三五二作「胡」。

〔一〇〕且僧智所將爲烏合募人。「烏」字各本脫去，據冊府元龜三五二補。通鑑梁武帝大通元年作「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

〔一一〕大通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各本脫「大通」二字。按：上文有「八年」，爲普通八年，下文

又有「中大通二年」，則此「二年」當爲大通二年，今補正。

〔三〕渦陽城主王緯以城降「王緯」各本作「王偉」，據本書陳慶之傳及冊府元龜三五二改。

梁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別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卽時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六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徐青冀

五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在州著稱。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諡曰簡。

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三〕

子會理嗣，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領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

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

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爲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四〕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尙書令。

是冬，景往晉熙，京師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與弟祁陽侯通理並遇害。〔五〕

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祁陽侯。

通理弟父理字季英，〔六〕會理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父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父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爲之停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爲之流涕，謂左

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七〕邑五百戶。

父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

太清中，侯景內寇，父理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恒親當矢石，爲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爲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僞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安固公主曰：「〔八〕事旣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爲言之，善爲計自勉，勿賜以爲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父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父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會理，其衆遂駭散，爲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郡王，邑二千戶。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琅邪太守。十三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爲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

刺史。普通元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

續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三年，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雍州刺史。〔九〕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二年，又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畜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四年，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荊郢司雍南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中大通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鼓吹一部，諡曰威。長子安嗣。〔一〇〕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兗

州，〔二〕坐事免官奪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尹。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大同元年，爲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三〕遷爲安前將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

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高祖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卽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采石。綸乃晝夜兼道，遊軍入赴。〔三〕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等，〔四〕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逕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晚，賊稍引却，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鍾山，衆裁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復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

綸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爲正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事情失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冤。聞問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遙隔，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牆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噂喏其間，委悉無因詳究。

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卽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匡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奈國冤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

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

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充掣，殊廢備境，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釁，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州疑迫，三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藉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

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眦，咸欲剗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讟！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

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泝流更上，全由餽饋懸絕，〔二〕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倍增號憤，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卽日萬心慊望，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協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

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強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軍潰，遂與子蹟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二七〕

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荆鎮所任，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二八〕綸之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綸

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綸不爲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二〕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後世祖追諡曰攜。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戶。亦善草隸，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士咸憤怨。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三〕堅遇害。

弟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戶，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祕書丞，太子中舍人。

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戶。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

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賚首赴闕。」伯超揮刃眄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慰勞文。

確既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羣虜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並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續以孝著，續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校勘記

〔一〕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淑」南史作「昭」。

〔二〕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 武帝紀，天監七年九月，立皇子績爲南康郡王，是「八年」當作「七年」。

南史亦作「七年」。

〔三〕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南史「府」上有「少」字。

〔四〕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 「勸」各本譌「歡」，據南史梁宗室吳平侯景傳改。

〔五〕與弟祁陽侯通理並遇害 百衲本、南監本、汲古閣本作「與建安侯通理並遇害」。今從北監本、

殿本。按通理封祁陽侯，見南史本傳，建安侯是蕭賁封爵，詳後校勘記第七條。

〔六〕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祁陽侯通理弟父理字季英 「父理字季英」上十七字，各本無，據南史補。「父理字季英」，百衲本、南監本、汲古閣本作「通理字季英」，後六處「父理」亦並作「通理」。今並據北監本、殿本及南史改正。

〔七〕封安樂縣侯 「安樂」各本作「建安」，據南史改。按本書臨川王宏傳，子正立封建安縣侯，正立死，子賁嗣侯。又本書侯景傳，南康嗣王會理欲襲侯景，「建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祁陽侯通理……等，並害之」。是蕭通理封祁陽侯，蕭父理封安樂侯，蕭賁封建安侯，不

應混淆，今據本書侯景傳及南史改正。

〔八〕謂其姊安固公主曰「安固」，南、北監本，汲古閣本，殿本，金陵局本譌作「固安」，今從百衲本及冊府元龜二八五改正。「公主」，南史無「公」字。張森楷梁書校勘記：「諸王女例封縣主，不得稱公主，無公字是也。此誤衍文。」

〔九〕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雍」「雍州」各本並譌爲「南徐」「南徐州」。按：南徐與梁秦沙地相去甚遠，不容合屬一統府。冊府元龜二八〇作「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又梁書武帝紀：「普通三年春正月己未，以宣毅將軍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是續以雍州刺史都督雍梁秦沙四州，今據改。

〔一〇〕長子安嗣 南史作世子憑，因罪誅死，次子應嗣。

〔一一〕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兖州「南兖州」南史作「南徐州」。

〔一二〕七年至平西將軍郢州刺史 按武帝紀，蕭綸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在大同六年。

〔一三〕遊軍入赴「遊」，南史及冊府元龜四二二作「旋」。

〔一四〕新淦公大成等「淦」各本譌「塗」，據通鑑改。

〔一五〕雍州疑迫「雍州」各本皆作「雍川」，今改正。按雍州是岳陽王晉鎮地（見本書張纘傳），以此稱晉。

〔二六〕全由餽饋懸絕「絕」，百衲本作「齧」，其他各本作「斷」。張元濟梁書校勘記：「按齧疑齧之訛，

齧，古文絕字，見前漢書路溫舒傳。」按張說是，今從改。

〔二七〕遂與子蹟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蹟」各本皆作「確」，據南史改。張森楷南史校勘記：「蕭確在

侯景左右，欲手刃侯景，被殺，則確未嘗有走武昌事。」

〔二八〕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李素」南史、通志並作「李素孝」，無「者」字。疑此「者」字爲「孝」

字之譌。

〔二九〕時年三十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按綸被害在大寶二年辛未，距天監十三年甲子始封之歲已

三十八年矣，史稱年三十三必誤也。且梁武諸子，綸次居六，元帝次居七。元帝生於天監七

年，綸既長於元帝，計其卒時，最少亦當四十四五歲也。」

〔三〇〕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等」各本譌「尋」，並脫「城」字，據南史及冊府

元龜四三七增改。

梁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駟，南中郎外兵參軍。父昭明，通直散騎常侍。

子野生而偏孤，爲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爲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慚柳季之道，豈

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二年，吳平侯蕭景爲南兖州刺史，引爲冠軍錄事，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嬌，械櫟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悽悽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愴款，鑒其愚實，干犯之讐，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尋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

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

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爲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

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棱，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勸、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

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

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惜，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卽日舉哀。諡曰貞子。」

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子騫，官至通直郎。〔二〕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三〕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枕石。」

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既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內弟率尤推重焉。

起家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正德未至縣，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廷尉正。久之，出爲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爲吳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錄事參軍，掌書記。

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續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慚兩士。」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大同八

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闈，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卽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諡曰溫子。」

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

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

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爲安北中錄事參軍，帶鄴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陽尹，起摛爲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敕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

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臥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至郡，爲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期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

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

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略。」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

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時太宗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存者。摛獨巖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六〕湘東王諮議參軍。

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爲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

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乃爲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

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屍于黃鵠磯。

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著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

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七〕}行於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

樸，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校勘記

〔一〕子騫官至通直郎「騫」南史作「騫」。

〔二〕晉司空和七世孫「七世」南史作「六世」。

〔三〕協除所部安都令「安都」南史作「新安」。

〔四〕昔孔愉表韓績之才「績」各本並譌爲「績」，據晉書隱逸韓績傳改。

〔五〕員外散騎常侍王懋竑讀書記疑八：「員外上少一轉字或遷字。」南史亦脫。」

〔六〕父機「機」南史作「幾」。

〔七〕撰新儀四十卷「四十卷」南史及隋書經籍志上皆作「三十卷」。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 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洵，〔一〕宋征虜將軍、吳郡太守。父顗，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晉安王子勛，〔二〕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媼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從兄彖嘗撫視抑臂，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

齊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爲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祕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卽千里爲字。」出爲安南

鄱陽王長史、尋陽公相。還爲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

丁內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己。」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旣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卽事，實未忍安。昔馬棱與弟毅同居，毅亡，棱爲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次。」

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建武將軍、吳興太守。

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掎角，沈法瑀、孫臍、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東國賤男子耳。」昂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

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瀆微施，尙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

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萑枯未擬，摳衣聚足，顛隕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斲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旣殊鳴雁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

高祖答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爲尋

陽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爲吏部尙書，累表陳讓，徙爲左民尙書，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十一年，入爲五兵尙書，復兼右僕射，未拜，有詔卽眞。^{〔三〕}尋以本官領起部尙書，加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往勞軍。十五年，遷左僕射，^{〔四〕}尋爲尙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三年，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將軍，復爲尙書令，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軍大將軍，遷司空、侍中、尙書令，親信、鼓吹並如故。五年，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朝變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寔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卽日舉哀。」

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慚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負罪私門，^{〔五〕}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庸懦無施，

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恒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諡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邵陵王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史，尋轉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

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子悅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略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既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梁室台

鼎，何其美焉。

校勘記

〔一〕祖洵「洵」各本譌「詢」，據宋書袁顗傳及南史袁淑傳改。

〔二〕舉兵奉晉安王子勛「晉安」各本譌「尋陽」。按：劉子勛封晉安王，非尋陽王；封尋陽王者，乃其弟劉子房。今據宋書晉安王子勛傳、松滋侯子房傳改。

〔三〕無異於己「南史作「言無異色」」。

〔四〕直是東國賤男子耳「東」南監本、汲古閣本、百衲本、金陵局本及南史俱作「陳」，今從北監本、殿本。按：袁昂陳郡陽夏人，然陳郡不得稱陳國；且下袁昂謝後軍臨川王參軍事啟，有「臣東國賤人」語，下「東」字各本無作「陳」者，可證此亦作「東」爲是。

〔五〕有詔卽眞「眞」下各本衍一「封」字，今刪。

〔六〕遷左僕射「左」各本作「右」，據本書武帝紀及南史改。按上文已復兼左僕射，此不應遷右僕射。

〔七〕自念負罪私門各本並脫「負」字。據南史補。

〔八〕尋轉吳郡太守「吳郡」各本譌「吳興」，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八三改。按：下文有「新城戍主戴

僧易勸令拒守」，新城屬吳郡。

〔九〕賊遣于子悅攻之，「于子悅」南史作「張太墨」。

〔一〇〕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城」各本譌「成」，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六九八改。

梁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碁，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卽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

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得全。

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賜爵關中侯。

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鬪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缺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

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驍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卽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鉅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三〕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暉業，獲租車七千八百兩。仍趨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三〕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旣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驍騎將軍余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千，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余朱世隆、〔四〕西荊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虎牢。天穆、吐沒兒前後繼至，〔五〕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

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元天穆、余朱吐沒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余朱世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

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旣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爲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尙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爲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兵，並勸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疏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余朱榮尙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

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一萬，羌夷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手敕頻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余朱榮、右僕射余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余朱吐沒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靈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爲筏，濟自碛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

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

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其首。

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公〕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土明郡。

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諡曰武。敕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

慶之性祗慎，衣不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

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

大同四年，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卽散潰，仍陷溱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爲臨川太守。

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騎將軍，昕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卽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旣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一〇〕}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麾將軍，冀州刺史。

欽幼而果決，趨捷過人，隨父北征，授東宮直閣。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都督范思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京師。

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至卽平破之。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漆蠻帥晚時得。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又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一一〕}仍敕赴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戶，進爵爲侯。破通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

俄改授持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述職，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請救，欽率所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一二〕}請結隣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

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述職。

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廚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

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校勘記

〔一〕諸軍並無鬪心「軍」，通鑑作「君」。

〔二〕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暉」各本作「徽」。按：武帝中大通元年紀作「暉」，通鑑於此處及下處並作「暉」。元暉業，魏書有傳。今並據改。

〔三〕武都公 南史作武都郡王。

〔四〕又遣右僕射余朱世隆。「余朱世隆」各本皆作「余朱隆」。南史作「余朱世隆」。按：余朱世隆北史有傳，姚思廉避唐諱，刪「世」字。今補。

〔五〕天穆吐沒兒前後繼至。「吐沒兒」，各本俱脫「吐」字，按卽上文之「余朱吐沒兒」，爲余朱兆小名。今補。

〔六〕時有劉靈助者。「靈」字各本脫，據南史及通鑑補，與魏書合。

〔七〕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龍」南史作「寵」。

〔八〕江湖諸州並得休息。「湖」南監本、汲古閣本、金陵局本俱作「湘」，今從百衲本、北監本、殿本。按：冊府元龜五〇三作「湖」。通鑑同。胡注：「謂洞庭、彭蠡間諸州也。」

〔九〕乃板昕爲雲騎將軍。「騎」百衲本、南監本、汲古閣本、金陵局本作「旗」，今從北監本、殿本。

〔一〇〕中昌魏人也。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按南齊書州郡志，梁州有東昌魏郡，又新城郡有昌魏縣，初不見中昌魏之名。」

〔一一〕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勝」百衲本作「滕」，今從殿本。張森楷梁書校勘記：「托跋勝疑是賀拔勝之譌。」

〔一二〕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本名黑獺，獺泰聲相近。」

梁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鄰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淮，宋司徒左長史。

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

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亦遊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爲宮僚，文惠薨，不果。時王晏子德元出爲晉安郡，僧孺以僧孺補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

史始安王遙光表薦祕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尙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尙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三〕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旣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四〕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五〕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

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朞月，有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旣至，拜中書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尙書左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爲雲騎將軍，兼職如故，頃之卽眞。是時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

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尙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

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暱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旣貽疵辱，方致徽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傳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慚衺服，取亂長裾，高楊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尉羅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羣；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

僧孺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歧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

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鷄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

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忝〕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

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卓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綳縹之上，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疏澁，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暑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

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筍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聃、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影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

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蹶，傾蹙必然，顛匍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懷懷，思得應弦，譬縣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隻訴，憐其殼觫，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七〕

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

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隣，永用蓬蒿自沒。愴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飽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餬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摘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久之，起爲安西成王參軍，累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八。

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內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瓌，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事中。

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爲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並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遷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六〕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七〕吳郡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奉詔往返數首。其年，遷祕書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胃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

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

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驎，詩誦騶駼。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

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員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珍，軫服烏號之駿，駒駉象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

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既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矚天馬之禎漢。既叶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今，邁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茲而朱翼。既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尚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絕類，嗣西宛之鴻胥。稟妙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茂。善環旋於薺夏，知蹈躡於金奏。超六種於周閑，踰八品於漢廐。伊自然之有質，寧改觀於肥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尺縣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

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秀騏而並未駟。貶代盤而陋小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以迹章、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

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潤色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

既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儔，列樹茂於皇枝。紛高冠以連袵，鏘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之金座。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紫裏。聽磬鐃之畢舉，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駢。乃命涓人，効良駿，經周衛，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既傾首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蹙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虎發龍驤；雀躍鷺集，鵠引鳬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劍之抑揚。豈借儀於綸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俛膺合雅。露沫歎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野。

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搢紳羣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內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雲郊而玄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駟驢。總三才

而驅驚，按五御而超擢。翳卿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茲而展采，將同畀於庖輝。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

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

其年，父憂去職。其父侍妓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焉，率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焉。

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召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遷南兖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爲荊州，復以率爲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

還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劉孝綽對掌東宮管記，率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還都，未至，

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潛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率嗜酒，事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二四〕。

中郎。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

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詔。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雲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

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卽眞。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

尋有敕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郎，^{〔二〕}復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出爲上虞令，還除祕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尋復除祕書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免。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卽眞。

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卿，^{〔三〕}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

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二〕}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

時世祖出爲荊州，至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道之姦，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計行，遲還芳札。」孝綽答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顧慚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賢，^{〔三〕}徐璆之奏五郡，^{〔四〕}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閑，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敍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旣闕子幼南山之

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棧懷音，矧伊人矣。」

孝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卽日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曰：「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疏倖，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冤；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天。疏遠畝隴，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隕。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實，復齒盛流。但雕朽朽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終無効答。」又啓謝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貿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實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

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說罹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己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繯，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構茲媒譏。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

後爲太子僕，^{〔三〕}母憂去職。服闋，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尙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頃之，遷祕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五十九。

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

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

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

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嶷、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淒愴。勉本欲爲哀文，既觀此文，於是閣筆。

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宣城王記室參軍。〔三四〕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

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卽筠，並小字也。

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尙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遂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尙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

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蹇」，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鷄反。」次至「墜石碰星」，及「冰懸堦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卽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覲乃申。」筠爲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

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三〕}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

一集。俄兼寧遠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

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祕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騎將軍、^(二六)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卽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

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

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二七)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載矣。^(二八)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二九)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

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蹟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校勘記

〔一〕時王晏子德元出爲晉安郡。「德」各本作「得」，據南齊書王晏傳改。

〔二〕出爲錢唐令。「錢」各本脫，據南史補。

〔三〕嘉爾晨燈。「燈」南史作「登」。

〔四〕昔李叟入秦。「李」各本作「季」。據藝文類聚二六改。按：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語蓋本此。

〔五〕弟愛同鄒季「鄒季」藝文類聚二六作「郭季」。

〔六〕徒竊高價厚名「竊」各本譌「切」，據冊府元龜九〇九改正。

〔七〕吁可悲矣「吁」各本譌「呼」；「可悲」各本皆顛倒爲「悲可」。今據藝文類聚二六、冊府元龜九

〇九改正。

〔八〕范式之值孔嵩「式」各本譌「或」，據藝文類聚二六改。按後漢書獨行范式傳：「式與孔嵩爲友。後相遇於新野縣。時式爲荊州刺史行部至縣，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把臂與語。」

〔九〕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二十」，疑有誤。二十餘條不能「勒成百卷」。

〔一〇〕使工書人琅邪王深「深」，南史作「琛」。

〔一一〕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焉「玩」南史作「珣」。

〔一二〕與中庶子陸倕僕劉孝綽對掌東宮管記「僕」下各本衍「射」字，今刪。按：劉孝綽是太子僕，非尙書僕射。

〔一三〕文集三十卷張森楷梁書校勘記：「三」，南史作四。隋書經籍志有梁黃門郎張率集三十八卷。」

〔一四〕子長公嗣南史無「嗣」字。

〔一五〕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孝才」各本譌「季才」，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七四、八四三改。

〔一六〕遷尙書金部郎各本作「遷尙書金部侍郎」，衍「侍」字，今刪。按隋書百官志，尙書省置吏

部、金部、騎兵等郎二十二人。

〔二七〕及孝綽爲廷尉卿「卿」各本作「正」，據冊府元龜五二二、九二〇、九三二改。按：劉孝綽爲廷尉卿，見上文。南史無「卿」字。

〔二八〕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 按：孝綽「攜妾入官府」，到洽劾奏之辭當爲攜少姝，高祖爲隱其惡，亦當是改姝爲妹。昔人謂此妹妹二字互倒。

〔二九〕李固之薦二賢「賢」各本譌「邦」，據冊府元龜一九二改正。按冊府元龜「二賢」下有小注云：「楊厚、賀純也。」李固爲荊州，聞厚、純以病免歸，薦於天子，有詔徵用。」

〔三〇〕徐璆之奏五郡「璆」各本譌「珍」，「五郡」各本譌「七邑」，今據冊府元龜一九二改正。按冊府元龜注云：「徐璆爲荊州，奏五郡守有臧污者案罪。」

〔三一〕先聖以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二語見於論語，兩「察」字各本皆作「監」，此姚思廉避家諱改。今改回。

〔三二〕後爲太子僕「後」冊府元龜九三二作「復」。按：上文有「遷太府卿、太子僕」，疑作「復」是。

〔三三〕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晃等「晃」南史及冊府元龜九九四作「曼」。

〔三四〕宣城王記室參軍「宣」各本譌「中」，據南史改。

〔三五〕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 按：「殷芸」南史作「殷鈞」。又按：下文「筠又與

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南史亦作「殷鈞」。

〔三六〕俄遷雲騎將軍 按：「騎」百衲本、南監本、汲古閣本、金陵局本皆作「旗」。北監本、殿本作「騎」。

〔三七〕雖偶見警觀 「偶」各本及南史作「遇」，李慈銘南史札記：「遇當作偶。」今改正。

〔三八〕四十六載矣 各本脫「六」字，據冊府元龜七七〇補。按：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首尾四十六載。

〔三九〕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 「云崔氏」三字，各本脫，據南史補。按：後漢書崔駰傳贊云「崔爲文宗，世禪雕龍」。

〔四〇〕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 各本脫「左」字，據南史補。

梁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張緬

弟纘 綰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爲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爲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洮陽縣侯，召補國子生。

起家祕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還除太子舍人、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高祖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出爲武陵太守，

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闕然如貧素者。累遷北中郎諮議參軍、寧遠長史。出爲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

大通元年，徵爲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爲眞。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貞威將軍，侯如故。賻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邳穀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一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擧筆無次。」

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爲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子傳嗣。

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

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發。高祖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

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纘。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爲長兼侍中，「二」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

大通元年，出爲寧遠華容公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二年，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事。三年，入爲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爲吳興太守。纘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纘居選，其後門寒

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爲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

五年，高祖手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陽。可尙書僕射。」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三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纘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

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

歲次姬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蝸之爭戰，附蚋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沈，矜榮華於尺影，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鑠之休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六藝。振長纓於承華，眷儲皇之上叡。居銜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憩。思德音其在

耳，若清塵之未逝。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褊能，實有志於棲息。慚滅沒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蓑裘之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陳力。逢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答，顧靈瑣而依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方驅傳於衡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搖搖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

爾乃橫濟牽牛，傍瞻雉庫；前觀隱脈，〔三〕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覆中州之鼎祚。鞠三川於茂草，霑兩京於朝露。故黃旗紫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干紀；草創江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斯干見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二百餘載。割疆場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不被髮而左衽，繄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層巘，尋叔寶之舊埏；蘊珠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愠其能遷。雖魂埋於百世，猶映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覩因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季，翦洪柯以銷落；既觀蠲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諠。候高燧以巧笑，俟長星而歡噓。何慄慄之黔首，思假命其無

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聖作。

我皇帝膺錄受圖，聰明神武，乘釁而運，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積決，應若飈舉。於是殪桑林之封豨，繳青丘之大風；戢干戈以耀德，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豔質於傾宮；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四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冤申於大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王，固無得而稱矣。

沂金牛之迅渚，覩靈山之雄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標素嶺乎青壁，葺頽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浪。鏹千尋之峭岸，淥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回薄。〔四〕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洊險，上岑峯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託。訊會骸之詭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沈潛鎖於洪源。鑒幽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論。矚姑孰之舊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主；勢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景，憂象賢之覆餗；雖苞蘖以代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贏儲，尙邀之而俟福；況神明之大寶，乃闔于於天祿。

造局鍵之候司，發傳書於關尉；據轅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且以招賓，闕捐繻而待貴。實祇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謠於往昔，聞乳虎於寧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鑒其姦情；陋文仲之廢職，鄙彤門之食征。

於是近睇赭岑，遙瞻鵲岸，島嶼蒼茫，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汙；水泓澄以闇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遡洄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搴芳洲其誰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燕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主。每撫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覩。嘉梅根之孝女，尙乘肥於媵姬；嗟吳人之重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沈瓜而顯義，指滄波而爲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爛其何疑。信理感而情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瓶之小善，實君子之所識。闕一句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岱之芳塵；臨魚官以輟膳，踐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爲令德，沒爲明神。或捐家事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於上列，並異世而爲隣。發曉渚而遡風，苦神吳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水騰沙以驚急。天噎噎其垂陰，

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之勞瘁，每舉帷而佇立。由江淹之派別，望彭匯之通津，塗未中乎及絳，日已盈於浹旬。

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影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翻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蟠冢，悠遠寂寥；青湓、赤岸，控沙引潮。望歸雲之蓊蓊，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羣飛沙漲，掩薄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綵羽。聽寡鶴之偏鳴，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楚。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旣固之而設險，又居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內清姦宄，外弭苛慝，籬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也。

昞匡嶺以躊躇，想霞裳於雲仞；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韻。若夜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擯。羨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銳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立，屬貞臣而日嬉。識餘基於江畔，〔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諒，歎仲謀之虛已；處君臣而並得，良致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代之偉人；禰觀書以心服，玉比德而譽均。邁時雄之應運，方協義以經綸；名旣逼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

惜勤王於延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盛業之未申。汎蘆洲以延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讎，歸投金以答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枻；慨斯誠之未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追，徒臨飡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窺；允分荆之勝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譬之木披。所以居宗振末，強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

酌忠言於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夏州；恥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周書以明喻；何自謀其多僻，要桑中而遠赴。若葆申之誅丹，實匡君以成務；在兩臣而優劣，居二主其並裕。臨赤崖而慷慨，摧雄圖於魏武；乘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楚。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蕭斧。霸孫赫其靈奮，杖邁俗之英輔；〔六〕裂宇宙而三分，誠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矯矯，思興復於舊京；招臥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於炎精。望巴丘以遭回，遵洞庭而敞怳；沉輕舟而不繫，何靈胥之浩蕩。眺君、扁之雙峯，〔七〕徒臨風以增想；償瑤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往。

爾乃南奠衡、霍，北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瀟、湘。澎湃長邁，漫漫回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卷，間河洲而斷絕；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飈而半滅。稅遺構之舊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致。蘊芳華以襲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辭，兼國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別於泥滓；且殺身以成義，寧露才而揚已。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妬美；有驂騑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既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已。脩行潦之薄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而展敬，奠瑤席乎川湄。具蘭香以膏沐，懷椒糈而要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歌以會舞，疏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暮，情眇默而無辭。慍秦皇之巡幸，尤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譽，遂刊山而赭木。

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隱卹氓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圖而疏決，太伯讓嗣以來遊，〔〕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摛文以投弔，揚雄反騷而沉川。其風謠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

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緇衣改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通，桓伯緒之匡濟，鄧亮時之絕述，谷思恭之藻麗，實川嶽之精靈，常間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偓佺。時髣髴其遙見，亦往往而有焉。

爾乃歷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割黔中以置守，獻青陽而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乘駟。巡高山之累仞，褒吳文之爲宰，彼非劉而八王，皆國亡而身醢。〔五〕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尙開流而冽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於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君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北郭，對林野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醑。景十三以啓國，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實斯藩而是賴。顧四阜之紆餘，乍升高以遊目；審山川之面帶，將取名於衡麓。下彌漫以爽塏，上欽虧而重複；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而響谷。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冀囂塵之可屏，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涼風暮節，萬實西成，華池迴遠，飛閣淒明。嘉南州之炎德，

愛蘭蕙之秋榮。下名柑於曲榭，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而並列，竹被嶺而叢生。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雁之晨征。悲去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驚，實鷹揚其是掌，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刑，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闕小道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眄高衢而願騁，憂取累於長纆。聞因石之非據，承炯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

纘至州，停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纘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

太清二年，徵爲領軍，俄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纘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己爲湘州，其後定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庶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時荊州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纘馳信報曰：「河東已豎檣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軍鎮荆、湘因構嫌隙。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王卽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旣至，仍遣纘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督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

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又帥部下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纘信之，與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督，仍遣岸帥軍追纘。纘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卽執纘并其衆，並俘送之。始被囚繫。尋又逼纘剃髮爲道人。其年，督舉兵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纘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簡憲公。

纘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其序曰：「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選尙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官至黃門侍郎。

綰字孝卿，纘第四弟也。初爲國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長兼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淵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綯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

四年元日，〔一〇〕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爲豫章內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

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祿道，〔一二〕遂聚黨攻郡，內史蕭倪棄城走。賊轉寇南康、廬陵，屠破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縣。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恆擾奔散。或勸綰宜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

十年，復爲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太清二年，遷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宮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侍中如故。出爲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內史。承聖二年，徵爲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三。

次子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一三〕承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祕書丞，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尙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實萌於此。以纘之風格，卒爲梁之亂階，惜矣哉。

校勘記

〔一〕俄爲長兼侍中 「長」下各本衍一「史」字，據南史刪。

〔二〕入戶衡尺 「戶」南史及冊府元龜四七八作「居」。

〔三〕前觀隱脈 百衲本作「隱脈」，殿本作「隱脈」。按：張衡西京賦：「鄉邑殷脈」。左思蜀都賦：「邑居隱脈」。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故以隱脈外區」。隱脈卽殷脈，富有之意。疑「隱脈」是

「隱脈」之譌。

〔四〕搏風煙而回薄 「搏」各本譌「搏」，今改正。按：搏卽莊子逍遙遊「搏扶搖羊角而上」之搏。搏，聚也，謂結聚風煙而回薄。

〔五〕識餘基於江畔 「餘基」各本並作「徐基」。「徐」當爲「餘」之形誤，今改正。

〔六〕杖邁俗之英輔 「邁俗」各本作「萬俗」。按：「萬俗」無義，「萬」當爲「邁」之譌，今改。

〔七〕眺君徧之雙峯 按：「徧」當作「編」，形音相近而譌。洞庭湖中有君山及編山。

〔八〕愠秦皇之巡幸尤土壤以加戮 「巡」各本皆譌作「川」，今改正。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自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十年之間，多次出巡。其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卽此所謂「尤土壤以加戮」。

〔九〕彼非劉而八王皆國亡而身醢 「國亡」各本並作「國土」。按：漢書韓彭英盧吳傳贊云：「昔高祖定天下，異姓而王者八國，終於滅亡；惟吳芮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此卽所謂「皆國亡」。若作「國土」，則與下文「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改」不相照應。今改正。

〔一〇〕大同四年元日 按張纘傳，纘爲尙書僕射在大同五年，此「四年」誤。

〔一一〕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 按武帝大同八年紀「宮」作「躬」，通鑑同。

〔一二〕選尙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 「安」南史作「定」。

梁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

弟子範

子顯

子雲

蕭子恪字景沖，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嶷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爲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一〕}以奉子恪爲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俄爲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爲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爲光祿大夫，俄爲司徒左長史。

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

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三〕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若苟有天

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佗，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閣人趙叔祖，天監初，入爲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疏，假使暫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卽出外具宣敕語。

子恪尋出爲永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祕書監。出爲明威將軍、零陵太守。十七年，入爲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三年，遷都官尙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二年，出爲寧遠將軍、吳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諡曰恭。

子恪兄弟十六人，並仕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

子璠，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爲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爲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又爲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爲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四〕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遷宣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爲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藩首佐，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

尋復爲宣惠武陵王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遷光祿、廷尉卿。出爲戎昭將軍、始興內史。還除太中大夫，遷祕書監。太宗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五〕太宗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

二子滂、確，並少有文章。太宗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尙書殿中郎，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徒右長史。賊平後，赴江陵，因沒關西。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監初，降爵爲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錄事。

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尙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爲臨川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遷吏部尙書，侍

中如故。

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及葬請諡，手詔「恃才傲物，宜諡曰『驕』」。

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嵇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旣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二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並掌管記。及亂，於城內卒。愷，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秀才。起家祕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累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爲吏部郎。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並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天監初，降爵爲子。既長勤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

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尹丞。時湘東王爲京尹，深相

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黃門郎，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爲吏部。三年，遷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貞威將軍、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俄復爲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爲侍中，祭酒、中正如故。

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齋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眡燎，尙言『式備牲牷』；北郊誠雅，亦奏『牲玉孔備』；〔七〕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尙書、大戴禮，卽是經誥之流，〔八〕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

革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並施用。

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

七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餒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

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爲海鹽令，坐事免。年

二十五，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爲臨安令。性恬靜，寡嗜好，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稱賞。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驃騎長史，〔九〕卒。

陳吏部尙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爲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幽晉顯而已哉。〔一〇〕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校勘記

〔一〕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大」各本作「及」。按：王敬則時爲大司馬，「及」當作「大」，今改正。

〔二〕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世」各本作「代」，姚思廉避唐諱改。今改回。

〔三〕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按本卷有子範無子質，子質當是子範之譌。

〔四〕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遠」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一八作「遠」。

〔五〕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 按本書簡文皇后王氏傳，后卒於太清三年三月；據本書張纘傳，纘卒於太清二年，則纘豈能與蕭子範俱製哀策文？疑有誤。

〔六〕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 「天監十六年」南史作「天監六年」。

〔七〕北郊誠雅亦奏牲玉孔備 「牲玉孔備」各本作「牲云孔備」，據隋書樂志改。

〔八〕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尙書大戴禮卽是經誥之流 按：旣云「惟以五經爲本」，若無易、書，則只是三經。「五」字疑有誤。

〔九〕隨府轉儀同從事驃騎長史 「驃」各本譌「中」，今據南史改。

〔一〇〕豈惟魏幽晉顯而已哉 「幽」北監本、汲古閣本、殿本、金陵局本作「與」，今從百衲本、南監本。

梁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沖之八世孫。〔一〕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二〕早卒。

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

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

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高祖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爲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卽日除兼尚書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

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時罕冤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高祖尙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遷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並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尙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祕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爲晉安王府長

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徵爲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羣臣議代王居州任者久之，（三）于時貴戚王公，威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

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四年，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並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爲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強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冲邈，升榮建禮，譽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興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

百斤。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由資給。諡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粉壤，毗佐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

休源少孤，立志操，風範強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強禦，常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

長子雲童，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軌，〔四〕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

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少孤貧，〔五〕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宿衛，

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所著襦，並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

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爲太子詹事，啓革爲府丞。祐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詰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誅，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

除尙書駕部郎。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廼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時在雍，爲府王所禮，款若布衣。王被徵爲丹陽尹，以革爲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強憚之。入爲中書舍人，尙書左丞，司農卿，復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百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祿大夫、

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

除少府卿，出爲貞威將軍、北中郎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欹器、漏刻銘，革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八寺碑並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並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上召革面敕曰：「武陵王年

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爲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州，聞革應至，並齎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曾無疑滯。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迕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尋監吳郡。于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反省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

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强直，每至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謝病還家。

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兖二州大中正，優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諡曰強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一〕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

長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

次子從簡，少有文情，〔二〕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爲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旣遇其時，斯爲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校勘記

〔一〕晉丹陽太守沖之八世孫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晉書許孜傳有豫章太守孔沖，當卽此人。晉有

丹陽尹，無太守，此丹陽太守蓋是豫章太守之誤。」

〔二〕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 南史作「父珮，齊通直郎」。

〔三〕高祖與羣臣議代王居州任者久之「代王」各本並作「王代」。今乙正。

〔四〕少子宗軌「軌」南史作「範」。

〔五〕少孤貧各本脫「少」字，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五一補。

〔六〕值魏主請中山王元略返北「請」各本作「討」，據南史改。

〔七〕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革以前未爲校尉，疑此處有譌脫。

〔八〕三爲二千石「三」各本譌「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〇七改。按：江革再爲尋陽太守，一爲廣陵太守，是三爲二千石。

〔九〕少有文情「文情」各本作「文性」，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七四、八三九、九三八改。

梁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一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世人爲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

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

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爲寧遠將軍、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爲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長史。四年，入爲左

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五年，起爲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爲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爲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爲侍中、五兵尚書，未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舉又三爲此職，前代未有也。

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沉重席焉。

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_{〔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陳解，徙爲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六年，入爲侍中、中書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瀟，齊世終此官，累表乞改授，敕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敕輒賜假，並手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

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舉卒于園內。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並亡逸。

二子禧、嘏，並少知名。嘏，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爲建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寓，齊吏部尚書，並有名前代。

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初，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祕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黃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復爲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四年，出爲招遠將軍、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爲中書令，未拜，復爲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子中庶子。

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羣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

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史如故。五年，入爲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如故。

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

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卽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三〕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

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問訊。尋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誨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杓之水；

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尙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寢，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尙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

敬容卒于園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並如故。

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

子穀，祕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卜壺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墮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校勘記

〔一〕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尙書右僕射 上文既是「大通二年，入爲侍中」，則此四年、五年當爲大通四年、五年。但大通只二年，大通三年十月改元中大通。據本書武帝紀，吏部尙書謝舉爲尙書右僕射在中大通五年。則「四年」上當有「中大通」三字，否則上文之「大通二年」乃「中大通二年」之譌。

〔二〕祖攸之宋太常卿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按南史何昌寓傳，敬容之祖攸之，位侍中，與此異。南齊書亦作『攸之』，疑此傳誤也。」

〔三〕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至詔特免職 按本書武帝紀，何敬容坐免官在大同十年五月，通鑑同。「十一年」當作「十年」。

梁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參軍、吳平令。

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蒲博，頗爲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尙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尙書詳議，從之。

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尙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

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員外常侍。

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僞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並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

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异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

高祖夢中原平，舉朝稱慶，且以語異，異對曰：「此字內方一之徵。」及侯景歸降，敕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異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異又以和爲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是時，侯景鎮壽春，累啓絕和，及請追使。又致書與異，辭意甚切，異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以討異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

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異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指異。異因慚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

昇，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給祕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昇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昇者，乃啓曰：「昇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贈焉。

昇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昇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

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閒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

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三〕}琛始出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眞。詔琛撰新謚法，至今施用。

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四〕}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

惑也。

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五〕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期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六〕〔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

遂從琛議。

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

先。琛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

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

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殮，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稟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

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

搔擾；況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翺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顛顛，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尙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古〕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醕所費，旣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尙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

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強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

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昃忘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稅之子，旣得伏奏帷展，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一〕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二〕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餅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

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尙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

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斂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

書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

「審審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二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傯，更增悵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虎樽，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

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

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尙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爲闇主。

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並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飢渴，廉平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颺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旣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祕術，不可懷寶迷邦。

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遊緩事，則家業貧窶。勤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

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爲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爲數十種，食一菜爲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

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

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故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

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殮，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閭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

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三」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

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

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卽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強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復省覽，^{〔三〕}付之尙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

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

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暕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四〕}賊求得之，輦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輦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

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百餘篇。

子詡，^{〔二〕}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爲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尙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異、賀琛並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異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異之由。禍難旣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校勘記

〔一〕父異以義烈知名「異」南史作「異之」。按：朱異父名選之，事跡略見南齊書孝義朱謙之傳。惠棟松崖筆記二：「選異字相似，故譌爲異。」此少一「之」字，六朝人雙名後所帶「之」字，往往可省去，非脫文。

〔二〕敕付尙書詳議「詳議」，各本作「議詳」，今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二一二乙正。

〔三〕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二七、八二八無「史」字。

〔四〕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冠嫁」各本作「嫁冠」，據南史乙正。

〔五〕若是大夫服士父「父」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六〕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冠嫁」各本作「嫁冠」，據南史乙正。

〔七〕今畜妓之夫「畜」各本譌「言」，據通鑑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及冊府元龜五二九改。

〔八〕不說國之大體「說」通鑑作「論」，冊府元龜五二九作「識」，疑作「識」是。

〔九〕心在明恕「在」通鑑作「存」，疑作「存」是。

〔一〇〕書奏「書」各本譌「言」，據南史改。

〔一一〕公車讜言見聞聽覽「見聞」南史作「日聞」，通鑑作「日關」，疑作「日關」是。

〔一二〕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 本段文字有脫譌，現無從訂正。通鑑作「擘肌分理，復是何事」，無下文「事及深刻繩逐」云云。

〔一三〕佇聞重奏當復省覽「復」，各本譌「後」，據通鑑改正。

〔一四〕琛被槍未至死「槍」，南史及冊府元龜九四〇作「創」。

〔一五〕子詡「詡」，南史作「翊」。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羊侃 子鵬

羊鴉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法僧仕魏，歷光祿大夫，後爲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帝，誅鋤異己，立諸子爲王，部署將帥，欲議匡復。旣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爲附庸，高祖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旣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旣至，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攜，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久處疆場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闔。大通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太

尉，領金紫光祿。其年，立爲東魏主，不行，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二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

景隆封沌陽縣公，邑千戶，出爲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爲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

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增封，并前爲二千戶，仍賜女樂一部。出爲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一〕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兄景隆後爲廣州刺史。〔二〕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之，許奉爲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衆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爲刺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散，景仲乃自縊而死。

元樹字君立，〔三〕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四〕樹仕魏爲宗正卿，屬余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五〕封爲鄴王，邑二千戶，拜散騎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增封并前爲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年，爲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

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爲主，詔封貞爲咸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北，會景敗而返。

元願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王。願達仕魏爲中書令、郢州刺史。〔六〕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州獻款，〔七〕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甲第女樂。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內史，^{〔一〕}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

普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諡曰壯。

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

子尊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別有傳。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

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別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潛身巡邏，伺射天生，應弦卽倒，其衆遂潰。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進爵鉅平侯。

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敦，侃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

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余朱陽等都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尙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並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

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侃尋以侃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出頓日城，侃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節、雲麾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瑕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兗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啓云：「與侃有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須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

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二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卽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官尙書。時尙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爲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

太清元年，徵爲侍中。會大舉北伐，仍以侃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旣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

二年，復爲都官尙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侃討景之策。侃曰：「景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

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

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壅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

初，侃長子鷺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鷺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博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尙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算，以掃大逆耳，不

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既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叡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佞而得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披敘，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

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遘疾卒于臺內，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祕器，布絹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

侃少而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兗州堯廟踢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艦艚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

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鵬。^{〔三〕}

鵬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鵬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晝寢，鵬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鵬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鵬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挾船，鵬以稍入刺殺之。世祖以鵬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刺史，封昌國縣公，^{〔三〕}邑二千戶，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鵬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四〕}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爲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爲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爲景所留，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沒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殉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並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校勘記

〔一〕大通三年至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通「上疑脫」中「字」。自普通中至中大通三年，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者乃景隆。至中大通三年，景隆自廣州刺史徵還爲侍中、安右將軍，景仲乃出爲廣州刺史。

〔二〕兄景隆後爲廣州刺史。「兄」上疑奪一「繼」字。景隆於太清初又爲廣州刺史，行至雷首，病死，景仲卽繼其兄後爲廣州刺史。

〔三〕元樹字君立。魏書咸陽王禧傳作「字秀和」。

〔四〕父禧咸陽王。「禧」，魏書獻文六王傳作「禧」。

〔五〕樹仕魏爲宗正卿屬余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張森楷梁書校勘記：「案禧以反誅，諸子安得爲宗正卿？余朱榮起兵在孝昌末、武泰初，於梁當大通元、二年，去天監八年近二十年。樹以天監八年降，安得云屬余朱榮亂？此傳聞之誤。」

〔六〕願達仕魏爲中書令郢州刺史「郢州」，各本誤作「司州」，據本書武帝紀改。

〔七〕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州獻款 本書武帝紀：「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內附，置北司州。」事在大通二年四月。「普通」當作「大通」。

〔八〕又歷武陽宣城內史 武陽疑武陵之譌。沅州有武陵郡，梁爲王國。

〔九〕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 按：百衲本卷末有曾鞏校語：「『悅』南史作『忱』，未知孰是。」是宋代所見梁書「忱」本作「悅」。冊府元龜二一五作「悅」。

〔一〇〕出頓日城「日」字疑爲「呂」字之譌。

〔一一〕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二」字各本脫，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四五補。

〔一二〕第三子鵬「鵬」侯景傳作「鯤」，其字或從魚或從鳥。本傳云「字子鵬」，蓋取莊子逍遙遊「鯤化爲鵬」之意，當以作「鯤」爲是。然侃長子名鸞，則鵬字子鵬亦自可通。

〔一三〕封昌國縣公「公」南史及冊府元龜八四七作「侯」。

〔一四〕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勃」各本譌「穀」，據南史梁宗室傳改。

〔一五〕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土州」各本譌「士州」，據南史及隋書地理志改正。

〔一六〕出奔江西「江西」各本譌「江陵」，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三七二改。

梁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綬

到溉

劉顯

劉之遴

弟之亨

許懋

司馬綬字元素，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士。

綬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皆遍觀。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焉。初爲國子生，起家奉朝請，稍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綬治嘉禮，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創定禮樂，綬所議多見施行。除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綬學尤精於事數，國家吉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皆取決焉。

累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爲仁威長史、長沙內史。

還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卽眞。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並石頭戍軍事。裴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未幾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一〕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

溉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間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尙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軍，入爲左民尙書。

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二〕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三〕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

漑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漑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漑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

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

漑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漑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叙生平，極歡而去。臨終，託張、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以漑、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子鏡，字圓照，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卒。

鏡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尙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漑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

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驥，晉安內史。

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爲太子少傅，乃引爲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爲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王外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出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復入爲尚書儀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如故。

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

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遷尙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爲宣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王遷鎮郢州，除平西諮議參軍，加戎昭將軍。其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韞櫝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歸魂上國，卜宅有日，須鑄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枯骸，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爲誌銘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旣佐，芸蘭乃握。搏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輦。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塹柳萸春，禽寒斂翫。長空常暗，陰泉獨湧。耐彼故塋，流芬相踵。」

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蚪，齊國子博士，諡文範先生。

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卽辟爲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卽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荊州治中。太宗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

還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兼中書舍人。出爲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爲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爲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高祖

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所奏免。久之，爲太府卿，都官尙書，太常卿。

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樽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

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敍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敍傳。又今本敍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

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尙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四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暑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遴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之亨字嘉會，之遴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遴爲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祖珪，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

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曉故事，稱爲儀注之學。

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茂才，〔五〕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鑒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

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六〕若謂「禪奕奕爲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

爲三皇。伏羲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卽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泰山，禪梁甫者，是爲封泰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旣矛盾，理必不然。

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七〕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

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泰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

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

秦始皇登泰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嬭俱上，旣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泰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

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卽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所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

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于高禘」，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禱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

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

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於明堂，儀注猶云「服袞冕」。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

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所刊正。

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褻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顯、懋、之遴強學浹洽，並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校勘記

〔一〕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二〕當依本書徐勉傳作「六」。

〔二〕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金紫光祿大夫似非左遷之官。」按南史作「左遷光祿大夫」。

〔三〕闔棺郢都歸魂上國卜宅有日須鐫墓板 「上國卜宅」四字，各本脫，據冊府元龜七九二及通志補。

〔四〕因循穀梁 「循」各本作「脩」，據南史改。

〔五〕轉法曹舉茂才 「舉」字各本脫，據南史補。

〔六〕又禮記云至父沒子繼也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按禮記無此段文字。禮記當作禮說。禮說者，禮緯也。下文云異乎禮說，可證記爲說之譌矣。」

〔七〕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 「至周」含義不明，疑爲「玄同」之形譌。「玄同」一詞見老子。

